

彩 云 球

昼夜流，等春秋。愁生死，早回头。——圣谕

海水滔滔昼夜流，树木在南山等春秋。

百鸟园中愁生死，作恶何不早回头。

忠孝宝卷初卷开，拜请落难星宿降临来。

两旁善人同和佛，能消八难免三灾。

话说忠孝节义落难宝卷，一部劝善。小学生开读，先还朝代帝主，后还贤人出世根由。

总要先还哪朝天子皇登位，后还哪省州府出贤人。

经典盖板，上写“昔日”二字，昔者远也，日是今日。远年经典，学生今朝来讲，远朝近还，要还朝代确然不难。

有昔年明朝嘉靖登皇位，一统山河总太平。

大明朝嘉靖皇帝，可算有道明君，手下三百文官，二百武将，六部大臣，九卿四相，文有忠良，武有能将。

文官执笔安社稷，武将施刀治乾坤。

这叫皇皇多有道，端坐在龙廷。

八方多清静，处处罢刀兵。

国正天心顺，官清民乐安。

妻贤夫过少，子孝父心宽。

皇圣天子最为英明，五更鼓打端坐在龙廷。

家家欢乐户户康宁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。

万民齐喝彩，齐贺有道君。

小学生才疏学浅讲不尽，山清水秀出贤人。

八方善人，闻经者多，听经者广，耳闻贤人出世，就不知出在哪省州府哪座村庄。诸位，这贤人一不出在边邦外国，二不出在荒山野地。要说出在边邦外国，他兴兵造反，搬动干戈，三头六臂，交我们中原人做对；要说出在荒山野地，他要落草为王，霸占一方，拦路打劫，打家劫舍，奸淫掳掠，总算不得能人上将。大众哎，

该应我皇江山稳，大邦中原出贤人。

河南省卫辉县北门洛乡五里之遥，花家寨一人姓花，名叫天彪，同缘康氏为婚。

提到他家夫妻人两个，卫辉县里盖顶有钱人。

家里陆地赛颗印，前后房子几十进。府门外间开口狮子竖头匾，黄旗飘飘好威风。这种豪富，干种摆设，花天彪朝纲多大的官职？

大人朝纲官不小，平西王之职受皇恩。

康氏太太福气好，皇封诰命正夫人。

众位，花天彪做到平西王，究竟是清正官还是糊涂官咧？嗯，老王爷上从君王，下爱百姓，老者不打，少者不杖，帮皇定国，南征北战，东挡西杀，立下了十大汗马功劳。

当今皇皇天子多见爱，当做擎天柱一根。

既是忠臣官，朝纲里可有多少好朋友啊？功臣好友，确然不丑。西台御史康文左交花天彪是子舅道理；兵部尚书谢兵交老大入，情同管鲍、义如关张、八拜之交；还有吏部天官高文贵，交花天彪是连襟道理；还有三关总兵鲍青，是花王爷的义子，就是干儿子。

大人朝纲把官做，随朝忠臣总是亲。

定国忠臣不绝后，天送一子后代根。

花天彪交康氏太太终年积德，生到一位公子，天空文曲星宿转世投胎，乳名叫做小花坤，学名叫做花舜卿。花坤花舜卿天空文曲星宿临凡，小书房读书点总不难，先生教上句，就会下句，教到哪里，会到哪里。

一笔读到十八岁，经史子集总知闻。

不讲忠臣出了世，再讲朝纲出奸臣。

一朝天子一朝臣，朝朝总有贼奸臣。

来大明嘉靖年间，出到一个大大的奸党。这奸党叫什么名字？一人姓童，名叫四海。童四海多大官职？当朝宰相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无恶不作，大奸大恶，卖官鬻爵，坑害忠良，而且私通边邦外国。

三番几次定毒计，要夺大明锦乾坤。

老奸党可生到后代？嗯，生到一个宝贝儿子，叫童郎。这童郎长做什么样儿咧？唉，奸党家出报应，难看了。人家说十样景，他十八样景。头上爆花瘌子，脸上大斑麻子，歪嘴塌鼻子，魑子笃子，龟背驼子，疯皮癞子，蚀手瘸子，略脚拐子，情丧眼睛萝卜花，到夜总摸不到家，常常要发喘痨病，外名叫做十样景。提到小奸党，年方二十二，倒娶了九房女千金。

大众一听，就要想了，这个小奸党长了干种难看，浑空才二十二岁，反而倒娶到九房体面小姐。大众要说，人家小姐家恐怕不是眼热他格小伙子，而是眼热他格才学好，要跟他，要把他。呸，提到小奸党才学，人总丑煞得。怎样丑相？先生叫他哼文章，他烘篮能大格字识不到半盘篮，有书不读，打鸟上屋，飘风荡柳，赌钱吃酒，就蹲外间卵揪。家里养上许多打手，哪些打手？顶出名格，头一个叫一胞脓，第二个叫胎里坏，还有呆犊头、鞋犊脚、离犊腿，总是一班鬼，还有鬼头杨邵能，顶会交体面小姐烦神，还有二爷子张保，顶顶不好，看见体面小姐就要帮打搅，

看见了美貌千金女，抢到家中配为婚。

格么老贼童四海，格短儿子抢媳妇咧？不，他只要望儿子多抢到一房媳妇，家来好多贺到一回生日，好多发到一笔老赫赫财。

我们大众一听，不大相信，特别年纪大格一听，更不相信。嘿，格年子我家也贺生日格，我家亲戚家顶多弄二十斤长寿细面，一挑腰把子一犟，老能像样，来了倒要三茶四顿恭敬他，落么么还要回一半把他，秤钩子打钉直扯直，又发不到格倒头财。众位，这个老贼童四海贺生日，交你们老百姓贺生日不同。他不要你格长寿细面，他要珍珠玛瑙、珊瑚琥珀、金银财宝。所以一般小官就怕老奸党过生日，越顺怕，他越顺贺了起劲。

格年子年初一团圆一吃，吩咐安童送请帖。正月半，提前贺，请帖送把哪些人？穿宫太监、值殿将军、道台、制台、府台、六部大臣、文武百官，统统送到。

哪晓请帖送到平西王府，老王爷花天彪拿请帖一看，“呸，你格老乌龟，又要贺生日，这

次老夫不但不贺你，我来钝葬你。”吩咐安童，弄一个老赫赫木头箱子，箱子肚里放三牲祭礼，白钱纸放十来刀，白蜡烛放两对，奉外，弄白纸头写副对联钝葬他。格一副对联写了恶毒：

恭喜你格老贼早点死，剥削下司官不该应。

写好，对箱子肚里一揿，封条一封。吩咐安童，拿箱子送到奸党府中。众位，书要简短，简单说说。

老贼童四海生日贺过了，那一天老奸党端坐高厅，吩咐安童：“把底账拿出来查看，可有哪一个狗官不来贺老夫的生日，老夫好交他不客气。”安童拿底账一查，“回禀老太师，总来了格，总来了格，这回连平西王花王爷花天彪，也有礼物送得来。”

老贼童四海一听哈哈大笑：“哈哈，安童，真正叫一日权在手，谁敢不低头，往常花天彪望见我渺眼闭眼，瞧不起我老夫，现在见我做了当朝宰相，掌握实权，沿能识时务，也来巴结我，礼物送得来。安童，送多少礼物来格？”安童说：“老太师啊，一个大老赫赫箱子。”“嗯，肯定肚里宝贝不少。安童，将箱子抬上高厅，老夫要观瞧观瞧。”“是。”安童拿箱子抬到高厅。

封条一拂，箱子盖头一揭。安童一望，个个吓得心直荡，也有胆小格舌头总吓塌出来。老奸党说：“安童，可是肚里宝贝多了，拿你们舌头吓塌出来。”安童说：“老太师哎，哪块来格宝贝哟？三牲祭礼、白钱纸十来刀、白蜡烛两对，奉外，还有白纸头写一副对联，我们小人不敢念。”老奸党说：“安童，你们念啊。”安童说：“老太师，要恕吾等无罪，我们方敢念得。”老奸党说：“罢了，安童，恕尔等无罪。”肇安童拿起来一念：

恭喜你格老贼早点死，剥削下司官不该应。

老奸党听见了这一声，气得死去又还魂。

只气得老贼童四海鼻孔生烟，七窍冒火：气死老夫了，你格花天彪，花天彪，可恼哇可恼，

不来贺我生日倒也罢，不该钝葬我当身。

呸，我就要望你格老贼做官，一世清正，万一有个把柄落到我手里，我总要奔命了交你揪。等你有个初二并十六，

当皇天子奏一本，不剁你格千刀不称心。

大众哎，

不讲奸党要想害忠臣，我们再讲边邦外国一段情。

再讲哪里边邦外国？再讲西辽国狼主乌文正。

那一天狼主端坐银銮宝殿，六国山川、九沟十八寨、七十二牛路、元帅、将军参见老狼主已毕，分站两旁。老狼主开口：“众家爱卿，现在我邦雄兵百万，战将千员，要反上大邦中原。不过，我们要先礼而后兵。现在孤家这里有战表一封，哪一位爱卿，代孤家将战表打上大邦中原。”话言未了，两个值殿将军，一个叫忽尔明，一个叫忽儿勤，弟兄两个，撩袍跪倒，口称狼主千岁：“臣等愿往。”老狼主拿起来一看，“哎哟，忽氏兄弟，懂中国闲话，会说中国话，是我们西辽国有名的中国通，你们去再好不过。

二位爱卿听封赠，钦差使臣你当身。”

两个外国将军辞别狼主，带了战表，擐上银鬃马，打马加鞭早动身，路途催趱。

经中言语省一省，赶到我们中原外罗城。

两个外国将军，来到中原皇皇外罗城，对面来了奸党一个人。什么人？老奸党——当朝宰相童四海，身坐八抬大轿，八抬八极像抬活烂泥菩萨，鸣锣开道，喇叭涨号，轿子一捅，前呼后拥。

老贼坐了轿里花对外一望，“格不是两个外国人？”随手吩咐安童“住轿”。安童拿轿子对下一顿，贴身安童走到前间，“老太师，为何住轿？”老奸党说：“安童，前面有两个外国人，呼唤前来，本太师有话要问。”“是。”安童走到前间，“喂，二位外国将军，我家老太师有请。”两个外国人一听，心想：中原老太师官位不小了。跟手跟随安童，来到老奸党轿帘前半间，两个外国将军双双来跪下，中原太师口内称。老贼童四海说：“罢了，两位外国将军免礼平身。”“哎呀，多谢老太师。”老奸党问：“二位外国将军，你们是哪一个国家的，姓甚名谁，到我们中原有何贵干？”外国人回禀中原太师：“吾等非别，西辽国狼主驾下大将。我叫忽儿明，这是我家兄弟忽儿勤，奉狼主千岁之令，到你们中原送战表来了。”

老奸党听见战表两个字，腹中也思想八九分。

老贼童四海一想：嘿，我到今朝害花天彪，不曾害得到，抓不到他格把柄，我受不到格劲。现在外国人送战表来，我不如拿外国人骗到我的家中，拿战表骗出来，骗他们两人写一封假书信，害花天彪私通西辽，明朝我上殿奏本，外国人跟后间做硬证。

当皇天子奏一本，好将冤家丧残生。

老贼童四海主意已定，走出轿帘哈哈大笑：“哈，二位外国将军，你们千里迢迢到我中原来之不易，请到寒舍一叙。”外国人一听，“哟，中国老太师有请，不好横他格交。”

跟随老奸党动身走，宰相府到面前呈。

一到宰相府高厅之上，分宾主坐下。先茶后酒，老奸党开口：“喂，二位外国将军，老夫来问问你们看，你们可要发老赫赫财？”外国人说：“老太师，说点稀奇话，为人在世，哪一个不要发财？”“哦，要发财格，我再来问问你们看，你们还是欢喜多活两天，还是欢喜现在就上阎王家去。”外国人说：“老太师，格倒稀奇古怪，为人在世，哪不想多活两天。好死不如赖活，蚂蚁尚且偷生。”

老奸党说：“好，格你们要依我，把战表拿出来，把我圆起来，另外写一封假书信，害花天彪私通你们西辽国，明朝我上殿奏本，你们两个人跟了后间做硬证。当皇天子奏一本，将花天彪格瘟贼丧残生，我赏你们千两雪花银。你们答应顶好，不答应就犯法，现在先拿你们两人背出去杀。”两个外国人一吓，命总没得，“老太师啊，怎说怎好，怎说怎好。”肇把战表拿出来，交把老奸党圆起来，三个人一夜总不曾困，就拿一封假书信写好了。

一到第二天天明已亮，

凤阁龙廷九重霄，老奸党拜本上早朝。

老贼童四海二十四拜俯伏金阶，口称万岁，微臣有本。万岁龙目对下一观：“老爱卿，你本奏何来？”老奸党开口：“万岁哦，

该你格江山不得稳，朝纲里面出奸臣。”

万岁问：“老爱卿，奸党是哪一个？”老奸党启奏万岁：

“奸党不是张三并李四，平西王花天彪一个人。”

万岁一听，一点总不相信：“呸，你童四海，不要诬告孤家耳目大臣，孤家耳目大臣花老爱卿赤胆忠心，他不是奸党。”老贼又奏上一本：“万岁，

画龙画虎难画骨，知人知面莫知心。

如果万岁不相信，一封书信你看分明。”

随手拿格一封书信送上龙书案。万岁问：“老爱卿，这封书信从何而来？”老贼童四海说谎：“万岁，昨天微臣游看外罗城，看见两个外国人鬼鬼祟祟，这遭我晓得不对，捉起来一搜，搜出来格。不相信，两个外国人也来午朝门口。”万岁说：“好，将两个外国人带上八宝金殿，孤家要龙楼御审。”

两个外国将军二十四拜，俯伏金阶：“拜见大邦天朝，万岁，万岁，万万岁。”万岁龙目对

下一观，哎哟，黄头发、红眉毛、绿眼睛。万岁天子执指一指：“两个外国人，姓甚名谁？哪一个国家的，到我们中原干什么来了？”外国人启奏中原万岁：“吾等非别，西辽国狼主驾下值殿将军，到你们中原送秘密书信。叫我们拿这个书信，偷偷送把平西王花王爷亲收。万岁，我们句句说得真心话，虚假没有半毫分。”

万岁信以为真，拿书信拆开来一看。上写：拜上拜上三拜上，拜上大邦中原平西王花王爷花天彪阁下，只因我邦雄兵百万，战将千员，欲反上大邦中原，求你花王爷做内应，能够里应外合，明朝江山来打下，江山和你对成分，西辽国狼主乌文正顿首百拜，某年某月某日某时。

万岁书信上上下下看完成，掇开龙心火一盆：你个大胆的花天彪，竟敢里通边邦外国，孤家岂能容你？吩咐值殿将军将花天彪推出午朝。发鼓三通，放炮三声，采了官帽，扯了官带，

官职削得干干净净，推到法场丧残生。

可怜，花王爷被绑赴刑场，三声落魂炮一响，刽子手抡起来一刀。可怜了，一代保国忠良——

法场过刀身丧命，哭坏了多多少少人。

老贼童四海不曾肯歇，又奏上一本：“万岁，斩草不除根，来年要逢春。求万岁速发兵马，到河南省卫辉县花家寨，将花家满门抄斩。”万岁一听，而且又信，传下圣旨：吩咐值殿将军钱达青带三千御林兵、圣旨一道、尚方宝剑一口，速到河南省卫辉县花家寨，将花家满门抄斩，不得有误，钦此。

钱达青口称万岁：“臣领旨谢恩。”辞皇别驾，到御校场之上，发鼓三通，放炮三声。

点起三千御林兵，兵马队队出皇城。

哪晓兵马队队动身走，躁坏了三位老人。

躁坏了哪三位老人？躁坏了吏部天官高文贵、西台御史康文左、兵部尚书谢兵，因为这三位老人交花王爷最要好。三位老人商议啊：“不好了哇，花家要被满门抄斩，花王爷交我们交情很深，罢了罢了哇，

我们情愿拼啦三条残生命，要保住花家后代根。”

三位老人舍死忘生，一步三拜，三步九拜，二十四拜，

慢慢爬上金銮殿，山呼万岁口内称。

皇上龙目对下一观：“三位老爱卿，有何本章，速速奏来。”兵部尚书谢兵未曾开口，老泪纵横：

“万岁，你不看金刚看佛面，不看鱼情看水情。

看看花王爷征西十大功劳份上情，赦赦花家后代根。”

哎哟，万岁心给他哭软了格。万岁说：“老爱卿，孤家现在回想到花天彪征西功劳不小，心中想替他留条根，不过，发赦旨来不及了，三千兵马走了半天了，如何追得上。”谢兵说：“万岁，保证追得上。你拿赦旨交把微臣，他三千兵马人多，只好走大路，微臣我个人，我好走小路，大路和小路，好有一比。大路好比弓背，小路好比弓弦，弓弦与弓背，道路推板双倍。我走小路对前抄，我比他三千兵马跑得快。万岁，

你拿赦旨交把我，我做传书送信人。”

万岁一听，果然相信：“老爱卿，讲得在理，孤家依你。”赦旨写好了，交把谢兵。谢兵接过赦旨，辞皇别驾，回转朝房，挑选四个得力家将，马房挑选五匹银鬃宝马，主仆五个擐上银鬃马，打马加鞭早动身，抄小路昼夜行程。

经中言语省一省，赶到卫辉县一座城。

离花家寨一箭之遥，谢兵坐在宝马之上一望，心吓得一荡，只见值殿将军钱达青，将花家男男女女、老老少少，统一绑了晒谷场上，落魂炮“嗵嗵”，已经放了两声。

三声落魂炮一响，人头就要落地了。

谢兵躁了，打马加鞭，奔走如飞，高声断喝，刀下留人。话到人到，赦旨开读，赦到两人。哪两个人？一个是花王爷的公子花舜卿，第二个是花舜卿的书童来兴。

花公子走到谢兵面前，双膝来跪下，仁伯叫了两三声：“叫声我格仁伯大人哎，可怜我的父亲被奸党陷害，法场过刀，

死了委该冤枉很，我要到何年何月好把冤伸？”

谢兵一把搀住，“贤侄，你不必悲泪。俗话说得好，留得青山在，何愁没柴烧。侄儿啊，你上我家去，我拿你带到山西省太原府，拿我家格谢公楼借把你读书。侄儿啊，你要用点功，叫声我格贤侄格，你到谢公楼勤辛苦读，文章满腹，朝纲开考之日必跳龙门，有了高官并禄位，要拿奸党一个一个来杀死，血海冤仇好慢慢伸。”花公子说：“仁伯大人，侄儿遵命。”

书要简短，谢兵拿花公子、来兴，带到山西省太原府谢公楼勤辛苦读，此乃后话按下不表。

再讲钱达青，将花家男男女女、老老少少，统一杀啦得，把人头斩下来，用木头盒子置起来，要带上皇城回复圣旨。将身段背背堆，在花家高厅开一个坑，将没头尸首对下掷，高厅造起肉丘坟。

坟上栽起芭蕉树，巴巴结结不翻身。

大门上头上起一把双簧锁，封条贴得紧腾腾。

大众哎，不讲花家被满门来抄斩，我们再讲三关一段情。

再讲三关总兵鲍青，是花王爷的义子，就是干儿子。那一天端坐帅堂，闲了无事，探子到了格，单腿点地，“叫声鲍将军，不得了了格，不得了了格。

总说祸事有天大，只比天高矮二分。

只因奸党童四海金殿奏一本，将你义父花王爷满门抄斩丧残生。”

鲍青听见这一声，胜如天打一雷阵。

好比万丈高楼失足，扬子江断缆崩舟。“啊呀呀呀，躁死吾也。”

跟手摔倒帅堂上，神木不知半毫分。

边关众将吓坏了格，背住他，“鲍将军，鲍将军，醒来醒来。”

人不伤心心不死，捶捶拍拍转还魂。

鲍青还阳来打转，止不住格虎目泪纷纷。

鲍青高哭一声：“我格义父大人，

可怜你赤胆忠心保皇驾，反而被满门抄斩丧残生。

鲍青想：童四海，你格瘟贼，胆倒不小，竟敢陷害我的义父大人，以我鲍青格性子，我要点起三关十万兵和马，

反上京都帝皇城，捉住你格老贼一个人。

问问你格奸党可该应，剥你格皮来抽你筋。

但是，鲍青转而一想：我如果带兵造反，要拿我忠良名声坏啦得，这叫君要臣死，臣不得不死，父要子亡，子哪能不亡。罢了，罢了，我不如学学宋朝岳飞岳元帅，修修我格忠臣好名声。鲍青将一口怒气暂且忍耐，但是鲍青到夜困了床上困不着，翻来覆去，义父花天彪对他自己的好处浮现在鲍青脑海，鲍青就想呀：想当初我鲍青从小父母双亡，家遭天火三次，一贫如洗落难，街坊上要饭，遇到那一年数九寒冬，北风怒号，大雪纷飞，鹅毛片片，我鲍青饥寒交迫，冻饿在雪坑，

不是义父将我来搭救，我哪有性命到如今？

他不但救我，而且认我做干儿子，亲自教我文武之艺，征西他做元帅，我鲍青做开路先锋，我们父子两个同心协力，英勇善战，打败西辽，得胜班师回朝，他封做平西王，我鲍青封做三关总兵，大富大贵呀。受人滴水之恩，当以涌泉相报。

我不能好了伤疤忘了格疼，吃水忘记挖井人。

有恩不报非君子，有仇不报枉为人。

我一定要为我的义父伸冤报仇，但我不能带兵造反。

罢了，我总兵不做，乔装改扮，私进皇城，一刀将童四海格老贼穿嗓过，好为我的义父把冤伸。但是鲍青又想了，我如果乔装改扮私进皇城，拿我妻子儿子丢在这三关，将来遭到奸党格手哦，格苦头要吃多大哦。哎，心挂两头多多不便。罢了，罢了，我不如狠狠心肠，

先将我格妻儿身丧命，我好无牵无挂上皇城。

鲍青想想，狠狠心肠，从床上起来，把镇宅钢刀拉出来，对准了儿子格颈脖子要砍了。齐巧儿子醒过来，眼睛一睁，格天有月亮格，月光走窗子外间照进来，望见父亲手里抓张刀，儿子吓得就喊“爹爹”，“爹爹”这一声叫，如同万把钢刀，戳得鲍青格身上。鲍青浑身一歹，钢刀掉到楼板之上。鲍青一把拿儿子紧紧来抱住，放声痛哭泪纷纷：“哭一声我格心肝孩儿，

木芒挑刺肉也疼，哪肯将钢刀割我儿身。

虎毒不把儿来吃，哪肯亲手杀亲生。”

真正悲伤，拿鲍青格妻子邵氏夫人吵醒了格。邵氏夫人问：“将军，夜半深更，为何悲泪啼哭？”鲍青说：“贤妻，真人面前莫说假，假人面前莫道真，我才间准备狠狠心肠，拿你们母子两个杀啦得，我好无牵无挂上皇城，将奸党童四海来行刺，好为我的义父花王爷伸冤报仇。”鲍青妻子大贤大德，“将军，你做得对。”邵氏夫人起来格，衣裳穿穿好，双膝对鲍青面前一跪：“亲亲丈夫哦，你狠狠心肠一刀将奴家来杀死，我决没得一点点怨恨心。

你要哨点来动手格，不要耽搁片时辰。”

鲍青听见这一声，铁石心肠软三分。

一把拿邵氏夫人紧紧来抱住，恩妻啊恩妻哭得不绝声。高哭一声：“恩妻哎，

我假使一刀将你来杀死格，也撮拉多年夫妻结发情。”

邵氏夫人一听，不好哇，我格丈夫手软了格，眉头皱皱计上心来，打一个失惊：“丈夫，你不要哭格，不晓哪个来下敲房门。”鲍青哭昏了格，信以为真，站起身来拔门栓。邵氏夫人见他拔门栓，走楼板上拿镇宅钢刀抽出来，刀口对颈脖子一横，高叫一声：“亲亲丈夫，我们来生再会了。”咔嚓一刀，可怜了，

邵氏夫人跌倒楼板上，活跳鲜鱼丧残生。

鲍青回过头来一望，呀！妻子邵氏已经倒在血泊之中，鲍青一把拿妻子格尸体来抱住，恨不得哭到肝肠断，恨不得哭死又还魂。哭哭哭哭，狠狠心肠，撸拉两把眼泪，一刀拿儿子格头杀下来。肇拿妻子交儿子格尸体，用棉单一裹，抱在怀中。

一路哭来一路走，后花园到面前呈。

到后花园桂花树脚，鲍青弄刀挖一个坑，拿妻子交儿子格尸体窖下去。鲍青双膝跪下来，对新坟磕三个响头：“叫声我格恩妻啊，你受丈夫拜三拜格，报报我们夫妻结发情。恩妻哇，你在则为人，死则为灵，有灵有感，英灵何在？

今朝你家丈夫马哨上皇城，你格英灵要跟我紧随身。

你格丈夫如有为难处，你阴灵要搭救我当身。”

鲍青大哭一场，强忍悲泪，将帅印挂在二堂，乔装改扮，暗带两柄车轮板斧，偷偷出了

三关，擐上银鬃马，打马加鞭早动身。

晚行夜宿不耽搁，赶到皇皇外罗城。

鲍青来到外罗城，投宿招商店，鲍青就想：我如果要到奸党家行刺老奸党，老奸党保镖多了，两三千个，饶我鲍青本事好，我一个人哪敌得过两三千个人，双拳不敌四手，恶虎害怕群狼，弄得不好奸党杀不到，我鲍青反而自己不得了。我鲍青一死倒也罢，义父的冤仇哪个伸？嘿，最好等老贼出来，我半路上拿他做啦得才好。

肇鲍青访了，茶店吃茶，酒店吃酒，一访访到了格，三月廿八，天齐庙会，老贼童四海交他家夫人，要到东岳庙烧香还愿。廿七半晚下，鲍青就拿夜饭吃吃饱休息，廿八蒙天亮，鲍青就起来格，梳洗已毕，用过点心，换过衣襟，内穿短打，外罩英雄大褂，暗带两柄车轮板斧。

鲍青站起身，十字街到了面前呈。

鲍青走进靠街口一爿茶馆，在二楼靠楼窗一个位置坐下来。要得稳，弄杯茶蹲杠等，一等到太阳树顶高，老奸党童四海交他家夫人，个人坐一顶轿子来了格。鲍青看见头一顶轿子到了十字街，鲍青英雄大褂一卸，扑楞，两把车轮板斧摘到手中，楼窗一推，身子一跃，啪，走楼窗蹦到当街，一个箭步，走到头一顶轿子前半间，拿车轮板斧举起来力劈华山，抡起来一斧，啪哒，轿子一劈两半个，哪晓轿子肚里格人啊，脚一搔，一只绣花鞋子对外一抛。哎呀，不曾杀到格男格，杀得格女子，杀得老奸党家夫人。

众位，夫人怎得走到老奸党前半间格呀？书中暗表，因为老奸党童四海惧内格。何谓惧内？将古比今，拿现在老百姓格话来说，就叫怕老婆，你们年纪轻格顶时新格说法：妻管严。怕格，所以每次出来，夫人总要抢了走前间，哪晓格天子抢了走前间，触得霉头了，做了替死鬼了。

老贼童四海到校场之上，发鼓三通，放炮三声。

点起十万御林兵，将鲍青围困紧腾腾。

三关总兵鲍青挥动板斧，放命对外杀，鲍青武艺高强，一擣一大片，一擣一大片，沾上死，挨上亡。身入万军之中，如入无人之境。

哪晓随你鲍青本事多好，十万兵马了。不要讲十万兵马，你们家去用十万个白萝卜，弄薄刀剁剁看，可保脉脐剁了人也疼煞得。所以鲍青杀拉一层，涌上一层，兵如潮水杀不少。

杀得三天并三夜，杀不出皇皇外罗城。

一杀杀到第四天早上，鲍青板斧总剁暴啦得格，浑身总是鲜血，不晓是旁人身上格血，还是自己身上格血，只杀得两膀酸麻，汗流浃背，气喘吁吁，杀得鼻头管里总淌鲜血，等等险没得命残生。鲍青难过起来，哭声：“我格恩妻哦，

我枉枉险将你们母子身丧命，又不能为我格义父啊把冤伸。

恩妻啊，你家丈夫来皇城遭磨难，你阴灵快来搭救我当身。”

哪晓鲍青妻子格阴魂真跟鲍青进京，阴魂作法，飞沙走石，天昏地暗。暗做什么样儿？

伸手不见五个指，面东不见面西人。

鲍青只见前间一盏绿火，晓得是妻子格阴魂引路，所以小兵望不见鲍青，鲍青反而望见小兵逼清，所以鲍青不费吹灰之力，

杀开一条血路往前奔，逃出皇皇外罗城。

鲍青逃出皇皇外罗城，惶惶如惊弓之鸟，急急如漏网之鱼。

急急忙忙来急急奔，二龙高山面前呈。

书要简短，鲍青上二龙山交一班大王——搬动山，抬动城，风里来，浪里去，墙上走，壁上飞，结拜生死弟兄，鲍青做了鲍大哥，在二龙高山做了大王，坐上第一把金交椅，树起除

暴安良替天行道大旗，招兵买马，积草囤粮。

不讲鲍青二龙高山落得草，我们再讲皇城一段情。

再讲吏部天官高文贵。那一天他端坐朝房，拿起来一想：呀，现在朝纲奸党当道，把持朝政，花王爷花天彪干大格战功，干大格官职，被老贼童四海金殿一本，就满门抄斩丧残生。呀，假如我有个底高差错落到老奸党的手里，连到我的性命也没有，真正叫伴君如同伴虎。罢了罢了格，

我不如告老回家转，陪伴我格贤妻正夫人。

老大人主意已定，当夜将告老本章写好。一到第二天天明已亮，高文贵二十四拜俯伏金阶，口称“万岁，微臣有本。”将告老本章呈上龙书案。

万岁上上下下看完成，心中也忧愁二三分。

圣天子皇开金口，帝露银牙，口称：“老爱卿，老贵公，

孤家江山千斤重，爱卿单挑八百斤。

你今告老回家转，孤家万里江山靠何人。”

高文贵一听，不好，万岁格意思不准本。高文贵发躁，对金殿一伏，放声痛哭：“万岁哦，微臣已经年龄高了格，

耳聋听不见朝房鼓，眼昏不能拜明君。

万望万岁准臣本，赦放微臣转家门。

等我也好有格家乡份，好会到我格知心霍意人。”

万岁心把他哭软了格，皇上就想：不错，年纪大格人，如同风中残烛，今朝穿了鞋和袜，不晓明朝着不着，万一老爱卿来皇城有个三长两短，没得家乡份，孤家反而对不起他。“好了，老爱卿，不必悲泪，孤家一面准本罢了。你来我朝纲做官，没得功劳也有苦劳，孤家赐你宝贝随身。”吩咐穿宫太监到聚宝宫中，取两粒离水珠送把老人。老人接过离水珠，辞皇别驾，回转朝房，吩咐安童，水关码头叫大大舟船一只。老人乘轿来到水关码头，轿帘落平，高文贵走出轿帘，来到大船中舱，虎皮交椅上坐下，吩咐旗牌水手，拔跳拉锚。有风架起篷来走，无风支起橹来摇。风水不便，上岸出劲拉纤，

船头碰开江心浪，水路登舟早动身。

老人么运气通，天空赐他好顺风。

顺风顺水不耽搁，赶到太原一座城。

船对水关码头一靠，高文贵弃舟登岸。大人身坐一顶八人轿，安童跟随他转家门。一到吏部天官府门口，康氏太太接出来，接到滴水檐前，大人轿已落平。老太太走到前间拍拍轿：“大人，你倒家来格？”老人走出轿帘，一把搀起夫人：“老夫回来了。”夫人说：“大人哎，往常家来总要三三两两，谣谣言言，谣言到几个月才家来，这回怎干快格？不曾听见说，你倒回来了。”老人说：“夫人呀，你有所不知，这次与往常不同，这次老夫是告老归家，不再回转皇城做官。”老太太说：“顶好哇，顶好哇大人，你不晓得你来朝纲做官，妾身是多多地想念你。大人哦，

你来朝纲为官数载春，我哪一夜不想你到五更。

我拿你就当怀中一粒纽，时时刻刻也挂在心。”

老夫老妻真正稀奇，未曾开口，笑之咪咪，携手同行，来到高厅，分宾主坐下，香茶解渴。老太太吩咐梅香：“赶紧上楼，拿我女儿唤下绣楼。”

众位，书中暗表，高文贵交康氏太太多男多女不曾生，生到一个独生女名叫高玉霞，太原府里格才女有名声。高玉霞小姐，年方二九十八岁，只生得花容月貌。

白天书房把书念，晚间楼上绣花名。

提到文章文章满，描龙绣凤件件精。

玉霞小姐身边也有一个梅香叫双凤，双凤梅香生得聪明麻利，小姐非常看重她，不拿她当梅香看待，当妹子看待。

再讲梅香来到绣楼，“小姐，你家父亲大人回来了，到了高厅。”小姐听见父亲到，跟手着躁，随身衣裳不打扮，袖带飘飘下楼门，转弯抹角，抹角转弯，来到高厅，见到高文贵老人。

玉霞小姐走到前间飘飘来下拜，万福父亲口内称。

老人对女儿玉霞小姐一看，欢乐一半，只见高玉霞已经长大成人，而且生得千娇百媚，真正自己格男女，越看越欢喜。老人哈哈大笑：“女儿，罢了罢了，免礼免礼，一旁坐下。”“多谢父亲大人。”坐下来格，老人从袋袋里拿两粒离水珠摸出来：“夫人、女儿，这离水珠是皇上送把我格，我现在再转送把你们母女两个，你们母女两个一个人得一粒离水珠。你们拿离水珠摆了贴身衣裳里，做到珠不离身，身不离珠。叫声我的夫人、我的女儿哦，

假使久后你们掉到大江大河中，离水珠来搭救你们母女两个人。”

哪晓老人一口说得无心话，后来以假作成真。

你们大众牢记话头，等到后来母女两个落难，跳入扬子江，就好了这个离水珠。后话不提，

不讲高家合家团圆欢乐很，我们再讲公子念书人。

再讲花舜卿公子，来谢公楼用功读书。

那一天，不读到，黄昏过后，

那一夜，不读到，鼓打三更。

有公子，谢公楼，勤辛苦读，

读《春秋》，并《礼记》，昼夜操心。

高读就赛莺哥叫，低读就赛凤凰声。

书声琅琅了不得，惊动了格南海活观音。

大悲观音端坐洛迦高山，心血来潮，掐指一算，晓得一半，“呀，花舜卿公子谢公楼读书聪明麻利，他是天空文曲星宿临凡；高玉霞小姐，红鸾星宿下界，他们二位星宿，五百年前在玉皇宫御花园，吃了格仙桃子，宿世姻缘海能深。我不做媒，他们如何能配对？”

观音菩萨念起真言咒，驾起云雾早动身，

云里走来雾里奔，赶上太原做媒人。

大悲观音来到吏部天官府上空，拨开云端，对天官府里一看，望见高玉霞小姐交双凤梅香，正在绣楼绣花。观音菩萨法水对玉霞小姐身上一洒，高玉霞浑身一歹，连洒两个喷嚏，洒到三洒不好了，陡得格毛病上了身，高玉霞小姐腾腾空哭起来格。双凤梅香问：“小姐，你为何悲泪啼哭？”小姐叫声梅香哦：“不得了了格，不得了了格，这叫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才间我端坐绣楼绣花好得很，腾腾空怎陡得患难病缠身。可怜我干歇头上疼捞捞，身上热暴暴，眼目昏花也不得过，四肢无力少精神。”梅香说：“小姐，快点不要哭，你肯定绣花绣闷住了心，只要到花园散散心。”哪晓小姐听见散心，毛病立时就变轻。因为大悲观音啊，跟手拿灾晦收拉一大半。小姐说：“梅香，听见散心，我倒好过多了格。梅香，速速搀我下楼。”

梅香搀起来格描花手，拨动金莲哦下楼门。

一来来到后花园，正是春二三月，百花开放，百草排芽，春光明媚，花园的景色很好。

有主仆，后花园，抬头观看，

桃花红，李花白，柳绿送春。

迎春花开赛黄金，木香花开满天星。
牵牛花开口朝上，山茶花开赛红樱。
东棵杨柳西棵桃，主仆两个越看越逍遥。
主仆二人往前行，落秋亭到面前呈。

双凤说：“小姐，现在身体怎么样？”小姐说：“梅香，散散心，我陡长精神八九分。”梅香说：“小姐，你只要听我话总好格。小姐喂，多天不曾上落秋亭饮酒，今朝我们主仆两个到落秋亭，弄点酒啊，你身体还要不丑。”小姐一听，果然相信，吩咐来落秋亭办起羊羔美酒。双凤梅香陪小姐饮酒，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吃吃酒，小姐开口：“梅香，耕田寻耙，吃酒寻话，吟诗做对以助酒兴，不晓得梅香你可内？”双凤说：“小姐，你只要开口，我梅香决不丢丑。”小姐说：“好，我们来吟诗做对。诗对，就像填充样格，要填到这么几个字。”“哪几个字？”“搬不动、风吹动、窸窸索、惊神童”。

梅香说：“小姐，你先请啊。”小姐说：“好，我以教场为题，
教场搬不动，风吹旗摆动。
刀枪窸窸索，炮声惊神童。”

轮到双凤对了。双凤一想，不错哇，教场搬不动，操场哪搬动啊？搬不动，风一吹，操场上格军旗摆动起来格；小兵操兵练剑，刀枪剑一碰窸窸索；开炮点兵，狼烟炮噶楞登道，地动山摇，炮声惊神童，不错不错。双凤窗子推开来，对远处一望，望见一座高山，罢了，我以高山为题，

山高搬不动，风吹松摆动。
叶落窸窸索，虎声惊神童。”

山高搬不动，山哪搬动？搬不动，风一吹山上格松树摆动起来。树叶子对下一忒窸窸索落，老虎拿起来“啊呜”，吓得怕咧，虎声惊神童，不错不错。

哪晓主仆两个对诗对了轻，花公子来谢公楼上就听分明。

因为花公子读书格谢公楼，交吏部天官府落秋亭只隔一道围墙，隔得很近，所以花公子来下看书，听见格。花公子一想：“啊咿喂，两个小姑娘诗对对了不错哇。”花公子拿窗子推开来，拿头伸到窗子外头对上一望，望见格天，花公子情不自禁以天为题，和她一对，

天高搬不动，风吹云摆动。
雨声窸窸索，雷声惊神童。

双凤说：“小姐，格半间格书公子诗对口气，比我们两人大到几百倍了，弄天高搬不动，天只望见摸也摸不到它咧，哪搬动格天啊？风一吹，天上格云走动起来格，落起雨来滴里嗒啦，响起雷来嘎刺嘎刺。我往常总弄两个手指头，拿耳朵塞紧了格。高玉霞说：“双凤，那一位书公子你可认识？”双凤说：“我不认得。”小姐说：“我倒听见说，那一位书公子是赫赫有名的忠臣后代，花王爷花天彪家独生儿子花舜卿。”双凤一听佩服，花公子忠臣后代。偷眼对谢公楼一看，喂，花公子小伙子漂亮咧。面如扑粉，小伙子盖到十来个省，两耳垂肩，双手过膝，唇红齿白，鼻直口方，天庭饱满，地阁方圆，牙排碎玉，

额心里一把珍珠伞，必是扶王保驾人。

双凤就想：“呀，这花公子小伙子又好又，文才又好，又是忠臣格后代，我双凤今年也十八岁了，也不曾有个门当户对，

只要能和花公子结秦晋，千中意来万称心。”

双凤眼睛一鞭，花头来了格：“小姐喂，你蹲堂饮酒啊，我去炒好菜来把你搭酒了。”小姐说：“可以。”双凤动身，可是去炒菜？不是的，说谎格。

急急忙来急急奔，要到谢公楼上去会情人。

双凤来到谢公楼敲门：“开门哦，开门哦。”来兴说：“哪一位？”双凤说：“安童哥哥，吾非别人，隔壁头吏部天官府小姐高玉霞身边格梅香双凤是也，奉玉霞小姐之令，来找你家花公子有要事相商，望你安童哥哥速速通报，报与你家花公子知道。”来兴说：“哦，原来是大户人家格梅香啊。梅香妹妹，门前转转等，等我报与我家少爷早知闻。”

来兴安童手脚俏，对高厅上一报。花公子一听把手直播：“来兴啊，万万不可，男女交谈，授受不亲，不要惹波澜，替我拿门杠杠好。”双凤来门外间一听，拿门一杠好，向后不拉倒。她趁他不杠之前，老老实诚自己拿门推开来，走到里花见到花舜卿，

双凤梅香忙行礼，万福公子叫几声。

花公子一想，老鼠凸得面，不见不像样。“双凤，找我花舜卿有何贵干？”双凤说：“花少爷，我家小姐高玉霞来落秋亭上饮酒，请你去陪她饮酒。”

花公子说：“双凤，万万不能，你家小姐是女子，我是男子，她十七八岁，我也十七八岁，我们好蹲做堆饮酒嘎？蹲做堆饮酒被人家望见，人家要说笑话，等人家三三两两要议论，

总说你家高玉霞小姐不正经，十八岁偷了蹲家开后门，

三三两两传出去，你家玉霞小姐落不到好名声。”

双凤说：“呸！不要说空话，又不是夜里，是日里。再一个，又不是你们两人单独来做堆，还有我们梅香下等人蹲了旁半间，腾腾空哪个说空话咧？我晓得，我家小姐请你吃酒总是假，吟诗做对是真情，你肚里黑墨水喝得没得我家小姐多，你没得我家小姐才学好，你不敢去。你去对诗稳输格，所以你说格推托话。”

花公子被双凤拿起来一激将，倒来了火了：“双凤，你不说这话拉倒，说这话，我倒要去见识见识你家小姐，究竟有多高格才学。”

双凤听见这一声，正中其谋八九分。

双凤一想：咿呀，真正抢将不如激将，随手拿花公子带到后花园。

双凤说：“花少爷，你蹲那等等哦，等我上落秋亭通报，报与我家玉霞小姐知道。”哪晓双凤来到落秋亭，可敢报？不敢报。可有心思吃酒啊？没得心思吃酒。两个眼睛睁了像油盏，骨碌骨碌观好了花园门口。

高玉霞倒注意她了：“双凤哎，你怎没心思吃酒，拼命对花园门口望呀？”双凤陡生一计：“小姐喂，花园里有贼，我拿贼抓得来把你望望看。”双凤梅香走下落秋亭，见到花公子，她不说抓贼，又是一句话：“花公子哎，我家小姐来落秋亭请你咧。”她又说请他了，拿花公子带上落秋亭。双凤走到小姐耳朵身边咬耳朵：“小姐喂，望啊，贼来了格。望望贼，小伙子生了怎么样？”高玉霞一望，哪块格贼？隔壁头格花舜卿公子。小姐忙行礼，花公子连连口内称。小姐说：“花公子，我家梅香多有冒犯，你不要计较，花公子请啊，坐下来吃酒。”

格么，高玉霞格本意是扯扯辣子格，哪晓花舜卿当了真。因为双凤告诉他，小姐要请他吃酒吟诗作对，所以公子以为是真心请他格。尖呶呶，对下一坐，双凤花头经又来了格：“小姐、相公，你们蹲那饮酒啊，我去炒好菜咧。”她又去炒菜了，可是炒菜？不，对楼梯身边一躲。哈哈，我蹲杠偷听，听你们两人来楼上说格底高名堂。

不讲双凤来楼梯身边偷听，再讲花公子一面吃酒，偷眼对高玉霞一看，高玉霞本来很漂亮，又是大户人家格小姐，穿着又好，打扮又好，格真正体面不得了，只生得淡淡柳叶眉，弯弯细眉毛，明明秋波眼，点点小樱桃，尖尖描花手，纤纤杨柳腰，窄窄金莲小，走路踏琼瑶，个子长了不高又不矮，不大不细，长罗瓜子脸，越看越相越体面。

樱桃口，糯米腰，千娇百媚，

伸出双，描花手，嫩如葱根。

又不高，又不矮，真正好看，

又不胖，又不瘦，美貌千金。

玉霞小姐也偷眼对花公子一看，只见花舜卿貌赛潘安，胜过宋玉，眉清目秀，相貌堂堂，一表人才。所以公子对小姐望，小姐就对公子相。相啊相，相碰面，四只眼睛相做两条线，叫一线姻缘。

双凤来了：“相公、小姐，虽然你们不曾开口，你们眼睛肚里老早就有。你们眉目传情，我而且晓得，你们眼睛肚里要想说格什么名堂格。相公、小姐呢，

我梅香中间把媒做，你们结做小夫妻两个人。”

高玉霞小姐听见了这一声，害羞，面红耳赤就不作声。双凤说：“花公子，我家小姐脸一红，头一掀，不开声，两个手搓衣裳角落，就是同意格，你怎说啊？”花舜卿说：“双凤，万万不能，可怜我家被奸党陷害，满门抄斩，家产充公，格半间格房子还是人家借把我格咧，实骨子我现在是——

上无片瓦遮身体，下无寸土立足基。

假使交你家小姐成婚配，连累你家小姐受苦不该应。”

高玉霞小姐一听佩服，花公子心良好了，不愿意连累我，越顺心良好，越顺爱交他。老老脸皮走到前间：“花公子，你此言差矣，你瞧不起我高玉霞，我高玉霞不是欺贫爱富之人。你上无片瓦，我不怪你，下无寸土，我自己情愿格，叫声花公子哦——

我们患难之中结秦晋，海枯石烂我也不变心。

但愿夫唱妇随长相聚，更比那玉堂金印胜十分。”

哪晓公子跟小姐谈情并说爱，来了老夫妻两个人，叫无巧不成书。齐巧高文贵交康氏太太，格天也上落秋亭来饮酒，走到楼梯底落。老人“啊嚏”，

小姐听见父母到，吓得三魂少二魂。

众位，过去交现在不同，现在自由恋爱不关事，过去封建社会，儿女亲事要父母做主。如果儿女自己做了主，

被父母双亲来晓得，败坏门风命难存。

所以高玉霞吓坏了格。花公子就想，我万万不能拿人家黄花闺女格名誉坏啦得。罢了，罢了了格，

我花舜卿情愿拼拉一条残生命，要保住小姐贞节交名声。

花公子舍死忘生，跃身跳下落秋亭。众位，花公子跳下落秋亭，究竟是生是死，现在没得功夫说。你们只要晓得他对下跳格，没功夫说，再讲老人上楼坐下来吃酒。吃吃酒，高文贵开口：“女儿，你是太原府里的才女，你格名誉好了，这几天来做媒格人不得了格多哇，特别南门外间，老奸党童四海家宝贝儿子童郎，派二爷子张保天天对我家跑，要想我拿女儿嫁把这格十样景，我舍不得格，但是我又不敢硬回，因为他家官职大，回恼了不得了，我肇就软回，我说我家女儿年纪轻，不好谈，等两年再谈，但是女儿，我又不敢拿你许配旁人家，如果许配了旁人家，等到老奸党家晓得要问我啊，女儿年纪轻，怎交旁人家谈起来格。女儿啊，我要误失你的青春，如何是好？”双凤梅香说：“大人哎，不是下等人抄句话说说。古往今来，有多少大户人家招女婿，总可以抛打彩球，所以我家小姐也可以效法古人，拿彩楼台搭起来，弄彩球对下掼，掼到哪个身上，小姐的终身就许配哪一个，等他奸党家要找你说闲话么，你只要说，哪教你家运气不好，不曾抢到彩球格，一推，这遭就没闲事格。”老人一听，“嗯，不错不错。梅香说得在理，老夫一面依你。”肇老人决定，八月十五抛彩球定小姐的终身。

老人交夫人吃吃酒走了格，双凤说：“小姐喂，不晓花少爷可曾跌伤了？”随手喊：“花公子哎。”“哎！”“可曾跌伤了？”“不曾，干干对下一跳，对丝瓜藤肚里一卡，不上不下，不曾

跌得伤。”花公子走上落秋亭。双凤说：“花公子，你可曾听见老人说，八月半抛彩球定小姐终身？花公子，你家去要做准备了，要做一个特制的长褂子，要做老赫赫衣兜，要做顶长格衣袖，到格天子顶早点去，戤了彩楼台柱棵身边，拿衣兜张好了，我拿彩球望好了照准了，对你衣兜里一抛，你拿彩球捧紧了，小姐就属于你格。”花公子说：“可以。”

高玉霞吩咐双凤送客，双凤把花公子送到后花园门口。花舜卿说：“梅香妹妹，你请留步。”梅香说：“呸，没良心，我帮你用尽千方百计做媒人，娶体面小姐，落么么就能多话：‘梅香妹妹请留步’。”花公子说：“梅香，多谢你帮我做媒人，我花舜卿没得好处把你，将来有了高官并禄位，我赠你百两雪花银。”

双凤梅香说：“呸，哪要你银子？我不要。”花公子一听：“哟，双凤银子不要。这样子，双凤，你既不要银子，你帮我做媒人，我回头也帮你做媒人，等我有了高官并禄位，全国各地挑选一个顶漂亮格小伙子，拿你说得把他，等你们成婚配对格天子，统统嫁妆总是我花舜卿陪把你，肇总好了呢。”双凤说：“好倒好格，我帮你做媒人，你回过头来又帮我做媒人，有一礼还一礼，倒是一点总不伤己。不过花少爷，我虽然是下等人，我眼眶子蛮高格，随常人我看不上，全国各地我只看中一个人。”花公子说：“双凤，你究竟看中哪个，你告诉我听听看？”双凤听见这一声，脸总红到耳后根。双凤一想：问我看中哪个，就看中你格冤家，哪好意思说嘎？总不见得说花公子啊，你漂亮了，你好看了，我欢喜你了，我爱交你了，我要跟你了，我要把你了。哎，不难为情格，你回头要瞧不起我，要骂我老脸皮，烂膏药贴把你。

所以双凤梅香望了花公子发了呆，要想说明口难开。但是，双凤梅香转而一想，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。

万千相思怎安排，错过一时等三春。

老老脸皮走到前间，叫声：“花公子，我一句话说不出口，纸糊灯笼肚里明。花公子哎，不要嫌奴家容貌丑，愿做牵床掸席人。”

花舜卿一听，哎哟，原来双凤也要跟我。早先不曾诚心对她看，现在见梅香要跟他了，仔细对她一看，啊喂，双凤背得起细看了，细看了不晓得多体面了，并不是衣裳穿了好漂亮。她是梅香下等人，虽然穿格旧衣裳，洗了干干净净，折得凹方凸角，穿了身上有棱有角，不像照人家累堆鬼媳妇，衣裳皱里皱巴，补格补丁，镶格肩兜，斜七斜八来肩兜上。她就是补格补丁，镶格肩兜，服服帖帖，真格，好看格。看双凤，不搽粉来自来白，不点胭脂自来红。

看看双凤小梅香，赛过仙女下凡尘。

花公子一想：呀，

总说高玉霞美貌很，双凤还要胜几分。

叫声：“梅香，等我有了高官并禄位，

你家高玉霞小姐做我正，你双凤来做我二夫人。”

双凤梅香听见这一声，可要欢乐十二分。

走到前间忙行礼，小官人叫拉两三声。

花公子说：“双凤，我们肇好分别。”双凤说：“好分别，肇一分别，你格小伙子又漂亮，通天下体面小姐又多，你肇见一个爱一个，见一个爱一个，把我们忘着得，撂了脑后，我们不跟你守一世活寡啊？你要赌赌咒，我才定心。”花公子说：“可以。”双膝对下一跪，赌咒了：“虚空过往神灵哎，我花舜卿交双凤梅香暗托终身，

假使久后我有三心并二意，天雷阵打死我当身。”

双凤梅香说：“花公子，你言重了，奴家也来赌赌咒。”也双膝对下一跪赌咒了：“虚空过往神灵哎，我双凤梅香终身许配花公子，

假使我久后有个三心并二意，横生倒养丧残生。”

这遭夫妻分别，不讲双凤回转，单讲花舜卿回转谢公楼。

来兴问了：“少爷，你交小姐吟诗作对输格赢格，赢格输格？”“赢格输，输格赢。”来兴：“呸，哪会听你格话啊？一歇输，一歇赢。”花公子说：“来兴哦，小姐邀我吟诗作对总是假，暗托终身是真情，她约我八月半抢彩球定终身。来兴啊，记好咧，八月十五，顶早点喊我起来。”来兴说：“晓得哇。”

众位，有书则长，无书则短。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不觉转眼到了八月十四，半晚下，来兴夜饭烧好，主仆两个吃饱，休息格。困到半夜里，来兴醒了格，月半十六两头红，八月十四一轮皓月当空，照耀如同白昼。来兴年纪轻，只当天已亮，弄脚踢花公子：“花少爷，快点起来，大天八拉亮了。”花舜卿信以为真，赶紧穿衣而起，辞别来兴，

急急忙来急急奔，彩楼台到了面前呈。

花舜卿来到彩楼台一望，空空荡荡，一个人总没得。花公子就想：哟，怎会得一个人总没得？抬头对天上一望，“哎呀，亮月才到半天，月半十六两头红，今朝十四，明朝月半，月亮才到半天，半夜也不曾到了。害人啊，来兴半夜就拿我喊起来了，要说回转，离家太远，不值得回转。要得稳，我坐下来等。花公子尖呶呶，对下一坐。哪晓立秋分早晚，八月十四半夜秋风习习，花公子穿格衣裳太单薄，啊喂，颈脖里像状有点凉飕飕。抬头一望，离彩楼台半里之遥，有一座关帝庙。花公子一想：不如关帝庙蹲蹲。

花舜卿啊站起身，关帝庙中暂安身。

花舜卿走进关帝庙，只见关公的神像端坐虎皮交椅，脸上通红，像条火龙，五绺长须，飘洒胸前，手拿《春秋》，如切如磋，左有关平，右有周仓。周仓手里拿一把青龙偃月刀。花公子双膝对下一跪，对关帝格神像磕磕头祷告：“关王帝君哎，有灵有感，

保我花舜卿平安又无事，大香大烛了愿心。”

祷告已毕，对拜凳上一坐，哪晓格天子关公菩萨真来庙宇里，关公菩萨一想：花舜卿等到天亮抢彩球，十样景童郎几十个打手带得来，不要拿他格头打开花啊？他不到我庙宇拉倒，到我庙宇我要保护他，我要阻挡他，不准他去抢彩球。怎阻挡得住咧？哎！要有主意，我只要去找当方土地。

关老爷站起身，土地庙到面前呈。

土地公公看见关老爷到，跟手着躁，双拳一抱，深深一礼，一躬到底，口称：“不知关老爷驾到，小人有失远迎，望关老爷恕罪。”关公菩萨说：“土地，不要客气，你顶有主意，你果有办法帮我阻挡花舜卿天亮不去抢彩球？”土地公公白胡子一带，哈哈大笑：“哈哈，关老爷，关老爷，小事一桩。今年我家丰收，睡母虫虫多得很。你捡嘎两个精精壮肥肥胖胖格睡母虫虫，对衣袖管里一拢，回到你格庙宇之中，吹起来一口仙风，睡母虫虫对花公子鼻头管里一攻，等他嗤通嗤通困到小中，彩球抢不成功。”关老爷一听：“呀，这倒是绝妙格主意啊！土地，你家睡母虫虫放了哪里格？”莲花夫人说：“关老爷，睡母虫虫来我家菩萨台底落格老赫赫麻袋肚里了。”关老爷手膀子一撒，到麻袋一抄，睡母虫虫个个来下伸腰，再拣四个胖睡母虫虫，朝衣袖管里一拢。辞别土地，辞别莲花夫人，来到关帝庙，呼一口风，睡母虫虫对花公子鼻头管里一攻。花公子“啊呸、啊呸”，眼睛涩罗呵，瞌睡比往常多。

花公子跟手来睡倒，打呼如同响雷阵。

睡母虫虫厉害了，花公子一忽醒过来一望，不得了，太阳上了有树顶高。走出庙堂一望，抢彩球格人像东海里格波浪，挤如也，抑如也。花公子对里轧格，轧不进去，打招呼：“这位大哥哥，帮帮忙，稍微让让，等我好进去。”格老朋友说：“不嘎，你进去做什么？”“我进去抢彩球。”“哪不想抢彩球啊？要么你小伙子漂亮点？开点！”手掌一梗，花公子一个驴子磨

粉，“嘣顶咙顶咚”，跌得头朝西脚朝东，爬起来一望，不好，干么多格人，不要讲轧不进去，就是轧进去，肚肠就怕要轧出来，这个彩球我不想要了。

花公子站起身，气气闷闷转家门。

再讲十样景童郎，带上五十个打手来抢彩球，鬼头杨邵能做假腔，手里抓麻鞭：“喂，跑开，跑开，等我家少爷进来。”也有让了慢格被他一鞭子，肇都打坏了，也有鼻头打豁得，肇怕格人让一条路。小奸党童郎来到彩楼台底落对上一望，望见高玉霞站了彩楼台上，格真正体面不得了。

一像嫦娥离月殿，二像西施出珠帘。

三像昭君去和番，更比那杨贵妃胜几分。

童郎说：“呀，果然名不虚传，太原府才女太体面了格，

我只要能和这个高玉霞同罗帐，少活他十载也开心。”

再讲双凤梅香，拿彩球捧到绣楼台上，望喽，寻不到花公子，彩球不肯对下撂。一班抢彩球格老朋友叫起来格：“小姐喂，快点拿彩球撂下来，我们也是昨夜夜里吃格夜饭，朝饭总不曾来得及吃，肚子人总饿煞得，你拿彩球撂下来，我们抢到彩球一欢喜，抢不到彩球一晦气，我们好早点死家去。”双凤梅香没办法，绷帐拿彩球捧起来对上一撂。

哪晓太白金星走云端经过，太白金星就想：“这个彩球怎好把你们一般人抢去咧？”一阵风，彩球吹了对上攻，几千双眼睛望好了格一只彩球，哎哟，彩球怎不对下反而对上飞格，啊咿喂，飞了向南，上南；向东，上东；向西，上西；向北，上北。当真力气小格总被轧坏了，也有人会跳高，望见彩球到头上间，用力一跳，拿手一伸，哎哟，彩球扽住得格，“叭哒”，扽断啦得格，一望，就扽到点须头，那彩球拼命对上飞，飞云肚里去格，望不见了格，这肇抢彩球格总散啦得格。

再讲这个彩球啊，随风飘啊飘啊，彩球随风飘了走。

别的地方总不去，谢公楼上去安身。

花公子气气闷闷回转谢公楼，对书桌台上一伏，嚅嚅突突就哭，彩球抢不到了格。哪晓一阵风，楼窗吹开来，第二阵风，彩球吹进去对他头上一忒，花公子老能一吓：“哎，什么东西忒得头上软笃笃？”一望，一个大大老赫赫彩球，一望，彩球高头还有高玉霞小姐的年庚八字。

花公子一把拿彩球来抱住，胜如拾到宝和珍。

“来兴哎，来哟，彩球飞得来格。来兴啊，彩球就是小姐，小姐就是彩球，我拿彩球交把你，你要好好地收藏，万万不能弄抛啦得。”来兴说：“少爷，你放心，彩球交把我总归妥妥，我以性命担保，有我来兴在，就有彩球在。”

不讲主仆两个得到彩球欢乐很，再讲小奸党一段情。

再讲十样景童郎，格天不曾抢到彩球，回转家中就想，往常只耳闻高玉霞小姐是太原府才女，不曾亲眼望见，今朝抢彩球亲眼望见，玉霞小姐生了千娇百媚，家去丢不掉，朝也想小姐，夜也想小姐，端到饭碗，想到小姐吃饭不香，困到牙床之上，想到体面小姐，困觉总困不着得格。

哪晓朝思夜想得了个相思病，寒寒热热紧缠身。

众位，相思病日子难过了，害到相思病，吃饭呕饭，吃茶呕茶，哪怕吃点汤籼子粥，总要空吊恶，特别困了床上困不着，两个眼睛滴溜溜睁了杠，一落里想了格体面小姐。

曾剩几天，小奸党童郎翻腔，头上头发对下脱，脸上削骨瘦，脸上蜡黄，眼睛瘦了落膛，睡卧牙床，一病不起。

格天鬼头杨邵能去望他喽：“少爷，为何困了牙床上不起来呀。”童郎说：“军师先生啊，

真人面前莫说假，假人面前莫道真。自从那天抢彩球，看见玉霞小姐生了委该美貌很，我朝思夜想得了相思病。

我要是不能交玉霞小姐成婚配，我也情愿不要命残生。”

邵能说：“少爷，你这个相思病没得用哎。你是单相思，你想小姐，小姐又不想你，你想杀得也不拉倒。来哦，少爷，你不要当我这两天出去玩耍，我替你访格，你晓彩球到了哪里了？到了谢公楼上了，到了花舜卿身边。我而且访到花舜卿身边格书童叫来兴。来兴呢，从小父母双亡，家遭天火三次，他家只该一个舅舅，来兴八岁格辰光，他家舅舅拿他抱了送到花家做安童格。少爷，只要等花舜卿不来谢公楼，等我扮做来兴格舅舅，交他假外甥哭得伤心，彩球骗家来把你开开心。”

童郎一听，浑身来劲：“军师先生，你只要有办法，

帮我拿彩球来骗到，我赏你百两雪花银。”

肇鬼头杨邵能出去访了，哪晓格天花公子啊不来谢公楼，上哪去格？南门这些秀才请他去吟诗作对。鬼头杨邵能访到了格，跟手乔装改扮，头戴开花帽，身穿九串铃，脚上袜子没得底，鞋子没得帮。左手拿枯竹枝谨防恶犬，右手拿半爿头碗做讨饭营生。

邵能假装要饭，来到谢公楼门口，看见来兴，鬼头杨邵能问了：“这个可是谢公楼啊？”来兴说：“是的。”“你可是叫来兴？”“正是。”鬼头杨邵能拿讨饭棍子一撂，讨饭碗对下一抛，叭叮当，打了格千零片。

鬼头杨邵能一把拿来兴来抱住，亲外甥叫啦两三声。

来兴说：“呸，你格化子，哪是你格外甥？”鬼头杨邵能说：“外甥，你舅舅总不认了格，你可记得嘎，你八岁格辰光，我舅舅拿你抱了送到花家做安童。现在你家舅舅家触霉头了哇，死人、失火、犯天火烧，死了就剩你家舅舅我个人，我准备死啦得拉倒，我就是丢不下你外甥，所以我吃尽千辛万苦，一路要饭，我来寻你外甥格。叫声我格外甥啊，

我只要能够交你会一面，我就死到黄泉也甘心。”

邵能一想：我交来兴见面要做鬼哭，要滴眼泪，不滴眼泪，来兴不相信。怎得滴眼泪了？又不是伤心格事体哦，人不伤心不落泪。鬼头杨邵能鬼花头大了，袋袋里有个朝天椒带好了格，一面做鬼哭，一面手伸到袋袋里弄朝天椒一掐，手指头到高头捻捻，做鬼揩眼泪，弄手指头到眼睛珠珠高头一抹，眼睛麻了辣豁豁，眼泪对下嗒啦嗒啦。来兴一望，啊喂，眼泪多了，真是舅舅，不是舅舅就滴眼泪嘎？

来兴双膝来跪下，母舅叫啦两三声。

“叫声舅舅喂，

我头顶不晓千斤罪，忤逆格母舅不该应。”

“舅舅啊，你赶紧进来坐坐，我去买点酒，买点菜。”鬼头杨邵能也做鬼说客气话了：“外甥哎，不要拿格钱卵用啦得嘎，你家舅舅不考究，沿小就欢喜耕田不带鞭，欢喜喝喝，买点顶丑格老白酒，菜么更加不考究，萝卜干腌菜我总吃格。”来兴肇去买酒，鬼头杨邵能一想，我只要你骗走，我就接妥。拿门一关一栓，到家就翻，到箱子肚里拿彩球翻出来，拿棉单一裹，背起来就走，门栓一拔，跟手拔脚。

急急忙来急急奔，哪肯耽搁片时辰。

再说来兴酒菜买家来格，“舅舅哎，来吃酒哦。哎，舅舅上哪去格？舅舅啊，你上哪去格？啊哟，家里怎乱七八糟？啊呀，箱子怎总开了杠格？”来兴拿起来一查，不得了，旁的东西一桩总不少，单单少拉一个彩球。

来兴说：“不好哇，不是舅舅啊？偷彩球格贼骨头啊。”拿门一关，出劲对外追，南城门追到北城门，东城门找到西城门，杳无音信半毫分。来兴吃亏，对城外间追，一追追到树林旁

边，太阳将要落山，跑不动了格，尖呶呶对草地上一坐。来兴想：没眼鼻子哦，到哪去寻哎？不好哇，往常少爷拿彩球交把我格辰光，我说大话了，以性命担保，有我来兴在，就有彩球在，不好了格，今朝彩球找不到哇，我哪有面目转家门，我怎好意思交我少爷见面。罢了罢了了格，

阳日三间日子不愿过，只愿死来不愿生。

罢了，我不要命，我来上吊了。望见树林里总是高树，够不到，望见路边上一棵弯榔头树，弯到路当中，来兴走到半田里，捧一块方垡，对弯榔头树脚下一放，垫脚，来兴站到方垡上头，腰带解下来，对弯榔头树丫把里一荡，打一个相思扣子，拿头要对里伸。要对里伸，眼泪不得干。生怕生，死怕死，哪一个不怕死？来兴眼泪千双下，哭一声苍天啊：

“相思扣子外间是天堂路，相思扣子里间好比地狱门。”

来兴哭哭，狠狠心肠，拿头对相思扣里一伸，脚一蹬，方垡对开一滚，舌头对下一伸。

一盏枯灯渐渐熄，来了添油添火人。

哪一个？三关总兵鲍青。鲍青怎得来格？书中暗表，因为鲍青来二龙山做大王，山上有探子格，探子探到：“鲍将军，我们探到了格，花家被满门抄斩，皇上赦旨，赦到一个花舜卿公子交来兴安童，现在主仆两个，来山西省太原府谢公楼读书。”鲍青一听：“还好，还落到一个干兄弟，我是花公子的干哥哥，我们干弟兄两个应该要会会面。”所以鲍青辞别众位英雄，单人独骑，

打马加鞭动身走，直奔太原一座城。

真正叫无巧不成书，鲍青齐巧走来兴上吊格地方经过，一望，啊喂，一个后生家来下上吊，鲍青催马向前，一走走到来兴身边，一手捧住来兴格腰，一个手拿腰刀背出来一割，拿上吊格带子割断了，拿来兴抱下来，到他心口头一摸，哎，心口还有点热，还来下别嘎别，还好，不曾死得全咧，盘盘看，

人不伤心心不死，捶捶拍拍就转还魂。

来兴安童转还魂，真魂上了身，行走两三步，枯木又逢春。鲍青说：“你这位小兄弟，年纪轻轻，怎思量到寻短见。俗话说得好，若蹲世上捱，莫对土里埋。阎王家不寻你，你也想发小鬼格财？究竟姓甚名谁？为何要寻短见？”来兴安童听见这一声，

双膝跪在地埃尘，恩公叫了两三声。

上下根由告诉你哦，可比黄连苦三分。

肇怎样怎样如此如此告诉鲍青。鲍青一听：“啊呀，原来是来兴安童。来兴哎，我不是张三并李四，我是三关总兵鲍青。”

来兴听见这一声，走到前间重行礼，大少爷叫啦两三声，因为鲍青是花公子的干哥哥，所以来兴称他大少爷。来兴说：“大少爷，这个彩球不晓被哪个偷走了？”鲍青说：“来兴，依你才间告诉我格情况啊，我分析起来，这彩球没得哪旁人家要，只有小奸党才要。来兴，你赶紧回转谢公楼，服侍我的义弟，等我鲍青上奸党家去，帮你拿格彩球要家来就是。”来兴走了格。

鲍青一走走到奸党家府门口，望见两扇门关了紧腾腾。鲍青就想了：日青日白拿格牢门关起来，没好事。抡起一板斧，拿格门劈开来。鲍青一个箭步走到高厅，巧了，小奸党童郎正捧住彩球，嘴龇了像喇叭花。鲍青说：“嘟，你格小贼，竟敢偷人家彩球，今朝识点相，彩球交把我，交你接妥；彩球不交把我，你不要对我相，相啊相，我弄板斧替你开片，眼睛对我挤啊挤，我弄板斧走你鼻子尖划到脚底。”随手弄板斧对他鼻头高头一现。“啊喂！”小奸党童郎吓坏了格，格种大板斧像小盘篮，锋毛哨快，“哎，老子啊，把你拉倒。”拿彩球交把鲍青，鲍青带了彩球上谢公楼，交花公子会面。干兄弟两个会面，是一番离别之言，不一一细表。

我们再讲小奸党童郎，来高厅跺脚格：“不好了格，彩球得而复失，
体面小姐娶不到，我也情愿不要命残生。”

哪晓奸党家有个管账先生，叫王方学。王方学是酒鬼，酒鬼王方学对童郎说：“少爷，不要哭，没得彩球，也可以娶到小姐格，你只要拿酒把我吃惬意了，等我今朝坐夜上天官府后花园，因为我家姑娘伯伯来杠看后花园门，我今朝夜里去摸好了，高玉霞小姐格绣楼来哪里，拿格路弄熟得，等到明朝夜里，我拿你少爷带了同去，到半夜里拿你对小姐房间里一扛，你明朝就交小姐成亲。”童郎一听，浑身来劲：“哎，好办法，好办法。”吩咐安童，哨不要歇手，为管账先生办顶顶好格羊羔美酒。

宰相府里厨子手段高，一歇歇好酒好菜办得来。

管账先生王方学是个酒鬼，看见格酒象穷吼，一盅做一口，横一杯竖一杯，杯杯盏盏不推诿。酒是糯米浆，吃多了翻大腔。酒是麻木水，吃多了要软腿，吃得扶柱不上壁，跑路总要跌，吃得肚子高似头，两个嘴丫滴滴哒哒对下流，舌头根子总吃硬了。

醉乎马乎动身走，天官府花园面前呈。

醉鬼王方学走进天官府后花园，走落秋亭底落经过，朝上一望，望见落秋亭上一位绝色美女，这位绝色美女究竟是哪一个？双凤梅香！双凤梅香为何坐夜要上落秋亭？因为双凤想：多天不曾看见花公子，心焦了，今朝我个人，偷偷躲落秋亭上对过间望，望见花公子啊，我心里好过格。哪晓望啊望，上了个大当，被醉鬼王方学看见格。王方学酒醉格，酒醉格人胆特别大，色胆包天，急急忙忙走上落秋亭，一把拿双凤梅香来抱住，要强逼双凤配为婚。双凤梅香放声叫起来格：“地方救命，地方救命哎。

黑夜暗星鬼作怪，朗朗乾坤出歹人。

救命啊，歹人落秋亭上要调戏我双凤小梅香。”花园里可有救命人？

双凤梅香喊救命，来了一位救命人。

什么人？三关总兵鲍青。因为鲍青来谢公楼交花舜卿谈心，因为谢公楼靠落秋亭最近，只隔一道围墙，所以鲍青听见双凤喊救命。他顶欢喜管闲事，一个箭步，走这间窗子窜进格间窗子，一把背住王方学，“你格瘟贼，干大年纪，胡子拉碴，没出息，蹲杠调戏人家小姑娘，我请你咧。”鲍青捣拳涨涨劲，对他头上一敲，扑铁托，

大红脑子淌鲜血，活跳鲜鱼丧残生。

双凤一望，一位英雄好汉救了她格命，双凤走到前间忙行礼，救命恩公口内称：

“多谢恩公来搭救，黄沙盖面不忘恩。

请问恩公尊姓大名？”鲍青说：“不敢，吾非别人，三关总兵鲍青是也。”双凤听见这一声，走到前间重行礼，大伯子叫啦两三声。鲍青说：“你这个小姑娘，我又不认得你，你又不认得我，腾空怎叫起个大伯子来格？”双凤说：“怎不叫你大伯子啊，我是你家义弟花舜卿的二夫人双凤，我可叫你大伯子啊？”“哦，原来是弟妹。弟妹啊，我帮你拿这个死尸扛走，这死人摆杠要害人。”这肇鲍青拿王方学格尸体，对肩头上一扛。鲍青一想：“放哪里咧，这死人犯法格。罢了，撂奸党家去拉倒。”

迈开虎步动身走，奸党府到面前呈。

鲍青对围墙这间一站，张开蒲包口，放开喇叭声：“喂，看夜格安童啊，宝贝撂进来格，要发财呀，你们快点来啊。”鲍青背住王方学格脚一撂，拿个死尸撂里间去。肇鲍青走了格，奸党家安童听见有宝贝，总想发财，拿灯笼火把，跑去一望，心吓得一荡，血沾郎情，一个大血人。再报，报与十样景童郎知道。童郎跑得来一望，虽然头骷髅打开来，脸嘴不识得，衣裳跑不掉，不是旁人，管账先生王方学。童郎叫声：“不得了了格，体面小姐不曾娶得到，反而又赔啦一个管账先生。”鬼头杨邵能说：“不要哭，这管账先生不死啊，你难以娶到小姐，

一死，倒容易了格，他鲍青不见得尽顾蹲谢公楼，只要鲍青一走就妥，我们坐夜拿王方学格尸体。灌了麻袋里下，背到谢公楼门口害人，

只要拿花公子害了监牢身丧命，你稳娶小姐女千金。”

童郎一听，果然相信：“好计，妙计。”

肇讲到鲍青果不其然辞别花公子，全国各地访朋友走了格。哪晓鲍青不走不关事，一走就不得了，惹下了格连天祸场根。就来格天夜里，鬼头杨邵能带一班格打手，拿王方学格尸首对麻袋肚里一灌，抬到谢公楼门口，对门口一放。肇一个一个总躲了弄堂里，张瞄张好了，一到第二天天明已亮，来兴拿门一开，麻袋对里一栽：“少爷，不好了格，一个呆货倒进来。”花公子：“来兴啊，不要叫，不要叫，拖死人过界，被旁人看见要报官，趁现在早，大街上没得人，不曾有哪看见，我们拿这个死尸赶紧拖进来，藏了床底落，到半夜里夜深人静偷偷去窖啦得拉倒，省用找闲话，惹波澜。”肇主仆两个吃亏，拿死尸对里背。这些老朋友蹲弄堂里张望好了格，望见才背进户槛，一个一个哄得来：“不好哇，杀得人哇。”一把背住花公子：“你得了哇，我家管账先生出去要账格，铜钱银子要了不少，你见财起意，谋财害命。”

不分青红和皂白，麻绳捆绑紧腾腾。

一张状纸送到太原知府公堂。太原知府张奎，是老奸党童四海格门生，而且小贼童郎暗中送他银子一千两，买嘱他一定要拿花舜卿害杀得。这瘟赃官得过贿格，端坐公堂，三班衙役帮忙，分站两旁，一声堂威。

大人升堂哮威武，瘟官拍动惊堂木。

“衙役，带杀人犯花舜卿上堂。”衙役拿花舜卿带到公堂。

花公子来到公堂双膝跪，大人叫了两三声。

张奎拍动惊堂木，执指一指：“花舜卿，花舜卿，你是一个读书之人，应该懂得法律，可惜你知法犯法，谋财害命，杀死管账先生王方学，现在人证物证俱在，你速速从实招来，免得本府大刑伺候。”花公子听见了这一声，冤枉喊了不绝声：“冤枉，冤枉，冤枉哎，

总说没得冤枉事啊，这事冤枉海能深。

我本是好好书公子，决不是个违条犯法人。”

瘟官得过贿格，他哪听花公子辩驳：“呸，花舜卿啊，花舜卿，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还狡赖，我晓你年纪轻，咬口紧，不用大刑岂肯招认。来呀，拿他拉下去，重打四十大板。”“是。”衙役如狼似虎，将花舜卿摁倒公堂，四十大板打得他皮开肉绽，鲜血淋漓，昏死过去，拿冷水对他脸上一浇。

人不伤心心不死，冷水泼面转还魂。

各位，花公子还阳打转，浑身疼痛难忍。呀，人总痛杀得，不好了格，我熬不住了格，我现在招也是死，不招也是死，罢了，免得皮肉受苦，不如招了，叫声大人啊：“你免动大刑了格，

是我是我总是我，谋财害命哦我当身。”

再就卯招，说一句记一句，口供录得紧腾腾，拿口供把花公子画字，可怜花舜卿拿到格笔只是抖。好了格，

往常提笔只有四两重，今朝提笔如同重千斤。

可怜了，笔头尖尖哦一撮毛，画起供来要坐监牢，但是不画不得了，不画要被打了，绷帐狠狠心肠一画，一画不好了，一字入官门，千斤拔不出。肇拿花舜卿重枷重锁，

押到监牢里遭磨难，六十天后杀罪不容情。

不讲花公子监牢遭磨难，再讲鬼头杨邵能对童郎说：“少爷，你想娶到小姐，光害拉一个花舜卿还不中用，吏部天官高文贵又臭又硬，要拿他害啦得，才可以娶到小姐。”要害高

文贵不容易，他是吏部天官告老归家，有身份格人，不抵到随常人挨害啦得。肇两人商议商议，写一封家书送上京都皇城，交把老奸党童四海。童四海拿家书一看，帮儿子作恶，用奸计，假造一道圣旨，吩咐四个得力家将，扮做假钦差，带了假圣旨，来到吏部天官府门口，吩咐看门安童报，报与吏部天官高文贵知道，有圣旨到。高文贵听见圣旨到，犹如君王到，大开正门，接出府门外，双膝跪下来，迎接圣旨，哪晓得老人正跪下来磕头，当中有个人刀背出来，走脑后间钩起来一刀，老人头对下一抛，血对外一灑，叫总不曾叫，

跟斗栽倒尘埃地，活跳鲜鱼丧残生。

四个冤家拿老人一杀，倒走了格，看门安童报与康氏太太交玉霞小姐知道，母女两个一听，躁拉大半条命，三步当做两步行，来到府门外间一望，只见老人倒在血泊之中，格老太太一把拿老人人格尸体，紧紧来抱住，捶胸顿足泪纷纷，哭声：“我格大人哎，才间来高厅只要我喊你一声，你应一声哦，现在喊你千声万声哦，你也不作声。大人哎，你倒一命身亡故了，丢下我们母女两个靠何人。”

康氏太太哭到肝肠断，玉霞小姐泪纷纷。

安童梅香劝了：“太太、小姐，不要蹲杠哭格，人死不能复生，你们就是哭杀得，大人也得还阳打转，还是赶紧料理后事为好。”老太太一听强忍悲泪，吩咐安童买大大棺木，将大人格遗体盛殓。

三尺麻布当门挂，高厅改做孝堂门。

诸亲六戚来吊孝，玉霞小姐做磕头礼拜人。

不讲高家办丧事，再讲鬼头杨邵能对童郎说：“少爷，你要想娶到体面小姐，你要学学小了，要拿麻衣重孝穿起来，拖青竹棒，带三牲祭礼，

假意到高府去吊孝，暗里谋占小姐女千金。”

童郎说：“军师先生，我只要能够娶到体面小姐，不要讲学小，做灰灰孙我总情愿格。”肇拿麻衣重孝穿起来，带三牲祭礼，来到高家府门口，吩咐看门安童报，报与康氏太太知道。康氏太太一听：“啊哟，这个小贼怎思量到上我家来吊孝，不好了格，小奸党就怕吊孝总是假，谋占我家女儿是真情。要说不让他进来，他是宰相府少爷，来头大，绑帐让他进来。”吩咐女儿，赶紧到绣楼回避，肇玉霞小姐到绣楼躲起来。老太太吩咐大开正门，拿小奸党童郎接进来。

童郎规规矩矩走到老太太面前，双膝来跪下，伯母叫啦两三声：“伯母喂，

伯父大人死了委该苦，没得多男并多女。

不要嫌小侄文才丑，愿做一个磕头礼拜人。

也不问康氏太太答应不答应，小奸党像赖猫，对高厅一赖，一步总不跑，才开头规矩了，看见亲戚朋友送纸来，小奸党拖青竹棒，跪棺材头边，哑把嗓子嚎。一天，二天，三天，规规矩矩，到第四天不规矩了格，半晚吩咐安童：“拿新衣裳替我搬得来，替我打扮打扮。”肇拿麻衣重孝脱啦得，安童替他打扮，哪晓得暴花辣子簪拢头，戴到方巾转溜溜，头尖格，帽子摆不住。安童说：“少爷，替你弄点老棉絮捆捆。”像捆烂膀，拿帽子存上去，弓身背驼子，一块凹下去蛮多。安童说：“少爷，替你弄点棉尿布衬垫垫。”肇拿衣裳穿起来。

头戴逍遙八字巾，身穿鹦哥绿海青。

湖绉丈巾腰中束，粉底仙鞋簇簇新。

手里拿把倪公扇，假马式腔格念书人。

一到夜晚黄昏，童郎对后楼跑了。随你多扮，略脚拐子扮不掉，一只脚长，一只脚短，一跑一辈，像下河人背纤。

蚀颠蚀颠动身走，绣楼早到面前呈。

童郎来到第一幢绣楼，望见一个小姐在灯下绣花，哪晓这位小姐不是高玉霞，是高玉霞格干姐姐金莲，因为高文贵交夫人得子晚，带一个干女儿金莲，回头才生到高玉霞格，所以金莲是高玉霞格干姐姐，哪晓童郎是萝卜花眼睛鸡白眼，到夜就望不清爽格，相了格葫子当冬瓜，相了格金莲只当高玉霞。

一把拿金莲来扯住，恩妻叫了两三声。

金莲说：“呸，何方来的油头光棍。”童郎说：“我不是油头光棍，我是宰相府公子，你只要交我成美事，原配夫人你当身。”

金莲一想：“啊哟，宰相府少爷，高门大户，我如果跟了他穿不完，吃不完。”所以金莲小姐爱了财，就半推半就，吹熄灯火，两人解带宽衣，成其美事。

一夜风光，不一一细表。一到第二天天明已亮。童郎眼睛一睁：“啊哟，你不是高玉霞，骗我一夜，我走了。”金莲说：“你倒走了哇？蹲堂困上一夜，名誉总坏把你，你倒走了？”“格你是哪个？”“我是玉霞小姐格干姐姐金莲。”童郎说：“金莲啊，格你可有办法，帮我骗到你妹子高玉霞。”金莲说：“我帮你骗到我妹子高玉霞，你拿我金莲怎么说？”童郎说：“这样子，等我将来有了高官并禄位

你家妹妹高玉霞做我正，你金莲来做我的二夫人。”

金莲一想：我能做到宰相府公子格二夫人，也发财格。“少爷，天亮你去不像样，等到夜点来，我叫你走哪里哪里去找我妹妹。”哎，童郎格天性子躁了，望好了格，太阳太阳啊，你怎不动颤格呀，哨点下山呀，我等了躁杀得。好不容易等到太阳落山，肇金莲叫他走哪里哪里，转弯抹角，一到到了玉霞小姐绣楼楼梯身边。童郎对楼梯格弄堂身边一壅，心想：我等到夜深人静，上楼开心，交小姐成亲。哪晓壅了格弄堂里，风归弄，贼归洞，弄堂里有风格，童郎一受凉，喘痨病发起来格，喉咙口呼啦呼啦，像拉风箱，倒被双凤梅香听见格，双凤梅香一听，哪里来下拉风箱？一望，啊哟，不好，小奸党童郎。双凤花头大了，弄一脚盆洗脚格脏水，望准了照准了，对童郎身上一划。童郎从头到脚，被划得湿沽邋遢。

双凤说：“抓贼，抓贼。”童郎一吓，吓溜到自己家中，被一冻，被一吓，得病了。什么病？鬼毛病。何谓鬼毛病？将古比今，就相当于现在格三牙子毛病。

不讲童郎得病。再讲双凤对康氏太太说：“老太太，童郎虽然得病，等到他毛病好了，还要来作吵格。太太哇，最好你们母女两个赶紧溜出去，

躲拉三年并两载，冷淡冷淡再转家门。”

康氏太太一听，果然相信，“梅香，讲得在理，一面依你。”吩咐安童，买个空棺木，买了对高厅上一顿，拿老大人格棺木走后花园偷偷抬了上船。康氏太太交玉霞小姐母女两个，准备坐船，一来将老大的棺木送到斑竹林祖坟安葬，二来逃难，拿老管家高宏留下来管理家务，拿双凤梅香留下来看守绣楼。肇母女两个坐到船上，吩咐水手，

撑起船来摇起橹，水路登舟早动身。

不讲母女两个坐船逃走，再讲童郎毛病好了格，又到天官府里来寻小姐，一转寻不到个高玉霞，看见双凤梅香生得千娇百媚。童郎一想：找不到小姐，双凤也好格。

一把拿双凤来扯住，强迫双凤配为婚。

双凤梅香放声叫起来格：“地方救命，地方救命哦，小奸党要调戏我双凤小梅香。天官府里可有救命人？”

双凤梅香喊救命，来了一位救命人。

什么人？天官府看门安童陶林。因为陶林见双凤生了千娇百媚，老早就暗暗爱上了双凤，格天听见双凤来楼上喊救命，陶林拿一个大门杠，来到楼上一望，童郎捧住双凤，陶林撒野，门杠掮起来就打，不曾偷眼眼懒，一门杠撞了小奸党格股拐眼，拿小贼童郎打溜啦得

格。老管家高宏闻声赶到，“双凤啊，童郎虽然溜走啊，他家里打手多得很，马哨打手带得来，你不得过身。双凤，这里五十两银子给你做路费，赶紧逃命去吧。”双凤说：“老伯伯，我鞋尖足小，我女流之辈，不认得路，你叫我对哪里跑，对哪里逃？”陶林说：“双凤，不要紧，你不认得，我认得格，我带你一道逃走可好咧？”双凤说：“我来信你咧？你男子，我女子，你头二十岁，我十七八岁，再逃出去漏了单，要强迫我绞七廿三，格得了格？”陶林说：“双凤啊，你瞧不起格人啊，我陶林是正派人，我交你结拜兄妹。我做你哥哥，你做我妹妹，哪家哥哥也调戏妹妹。你再不相信，我跪楼板上赌毒毒咒把你听。”陶林双膝对下一跪：“虚空过往神灵哎，

我陶林交双凤结拜兄和妹，海角苍苍去逃生。

假使我半路上有个邪心并恶念，强盗一棍子打死我当身。”

哪晓陶林一口说得无心话，后来以假作成真。双凤相信他了，结拜兄妹，这遭兄妹两个动身。

急急忙来急急奔，逃出太原一座城。

不讲兄妹两个逃走，再讲十样景童郎，拿打手带到天官府前前后后寻，寻不到高玉霞，也寻不到双凤。小奸党童郎发火，

吩咐放起南方丙丁火，就将房屋化灰尘。

天官府安童梅香看见起火，总溜走了格。不是空身走格，趁火打劫，拿金银偷了溜走，只有老管家高宏，老老诚诚格人啊，天官府被烧啦得没得地方蹲，

老管家高宏没办法，坟堂之中暂安身。

再讲童郎带了一班打手，坐一条快船追，一定要追到高玉霞，一定要追到双凤。大众听清，童郎坐快船带打手追小姐追双凤，让他追去，现在没得功夫说。再讲双凤跟随陶林，兄妹两个逃出太原府，

急急忙来急急奔，十里荒山面前呈。

一逃逃到十里荒山，太阳要落山了。陶林对双凤说：“妹妹，今朝我们兄妹两个贪赶路途，错过招商店面，无处安身，妹妹，前面有个山神庙，到山神庙暂宿一宵可好呀？”双凤说：“哥哥，没办法格，将就将就罢了。”兄妹两个走进山神庙。双凤说：“哥哥啊，我鞋尖足小，浑身非常疲劳。哥哥，我躲了菩萨幔子里花休息休息可好？”陶林说：“妹妹，你定心休息。”双凤对幔子里一躲，呼，委该辛苦，困着得格。陶林弄包袱当凳坐下来，背朝山门面朝里，听见妹妹双凤打呼了，拿幔子一掀，拿起来一望，啊呀，双凤困着得格小伙子啊，更加体面，更加漂亮，更加引动人心。陶林就想：呀，她虽然是妹妹，我虽然是哥哥，我们不是一个父母所生格。俗话说得好，见饭不吃痴眼汉，见花不采枉为人，

我只要荒山古庙跟妹妹双凤成美事，千中意来万称心。

哪晓陶林来杠起歹意哦，来了强盗许多人。

一班格强盗走山神庙经过，一望，啊喂，格冤家屁股头包袱不小，肯定金银不少。强盗轻手轻脚，走到陶林背后头。哪晓陶林正来下想双风格眼孔，想入非非，强盗到他身边也不晓得，强盗棍子举来，抡起来一闷棍，

就拿陶林打倒了尘埃地，活跳鲜鱼丧残生。

强盗拿包袱抢走了格，双凤惊醒了格，一望，陶林倒在血泊之中。众位，陶林要想的坏事咧来脑子里想格，不曾实际行动，所以双凤不晓他是坏人，只当好人，一把拿陶林来扯住，哥哥喊了不绝声，哭声：“我格兄长唉，

可怜你被强盗来打死，丢下你家小妹靠何人。

在则为人，死则为灵，有灵感，阴灵何在。

黄泉路上慢慢走来慢慢跑，等等你家小妹一同行。”

双凤就想：我双凤命苦赛盐卤，结拜到一个哥哥，倒又被强盗打杀得格，我现在身无分文，鞋尖足小，我上哪去啊？没得路走，罢了罢了了格，阳日三间日子不愿过咧，只愿死来不愿生。罢了，不要命喽，我来上吊，搬张凳子站上去，腰带解下来，对屋梁一荡，打一个相思扣子，拿头要对里伸，正要对里伸，眼泪不得干。生怕生，死怕死，首先想到花舜卿公子，花公子，你关入监牢究竟是生是死，是凶是吉，哭声花公子哎：“从当初落秋亭，我们吟诗作对，暗托终身，总以为洞房花烛，夫妻恩爱，白头到老，

哪晓狂风吹断并蒂莲，棒打鸳鸯要两离分。

可怜我们两个人，

今生今世就怕再也会不到格，只好梦里三更会鬼魂。

官人哎，我们阳日三间不曾成婚配，到阴司地府我也要和你配为婚。

小官人哎，我们在生不曾同过纱罗帐，我死也要和你葬同坟。”

双凤梅香哭到伤心之处，狠狠心肠，杏眼紧闭，银牙紧咬，舍死忘生，头对相思扣子肚里一伸，脚拿起来一蹬，凳子对下一困，舌头对下一伸。

双凤命里不该死，来了一个救命人。

什么人？一个穷秀才，叫徐达。徐达是个赌钱鬼，人家送他一个绰号叫侉儿。侉儿徐达格天赌钱，运气不通，输了个倒包空，半夜里被赶出赌钱场，眼睛蒙啊蒙，哪晓对山神庙一攻，咿喂，一个小姑娘来下上吊。

跟手拿她救下来，捶捶拍拍转还魂。

双凤还阳打转骂起来格：“你格冤家，弯弯曲，曲曲弯，我已经来到鬼门关，哪个喜见你拿我喊了把魂还。”侉子徐达说：“呸，你格小姑娘，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心，

我倒好好心肠搭救你，你不该辱骂我当身。

你究竟姓甚名谁？为何要上吊寻短见？”双凤一想：我错怪人家，人家是好心。肇怎样怎样怎样的告诉侉儿徐达。徐达说：“双凤，不必寻短见，你家哥哥被强盗打杀得，我也好做你哥哥格，上我家去，我养得动你格。”双凤说：“我又不认得你，晓得你好人坏人，你再回头坏良心得了咧。”侉儿徐达说：“双凤，你放心，我交你结拜兄妹，我做你格大哥，哥哥也弄怂妹妹咧？真不相信，我跪山神菩萨面前赌毒咒把你听。”侉儿徐达对山神菩萨面前一跪，赌咒了，山神神灵哎：“我徐达交双凤结拜兄妹，久后有格三心并二意，一斧头砍到我后背心。”

哪晓侉儿徐达一口说得无心话，后来也以假作成真。

双凤相信他，交他结拜兄妹，兄妹两个将陶林尸体掩埋，肇两人动身了。

经中言语省一省，赶到扬州一座城。

投宿招商店，侉儿徐达就想：我当真拿你带家去来，我没许多饭给你吃格，多天不曾上赌钱场，没得赌本，手总痒杀得格。呸，我不如拿双凤卖啦得，卖到雪花银，我到赌钱场上去散散心。侉儿徐达主意已定，对双凤说：“妹妹啊，我在扬州有个好好亲戚，我有个姑母家咧，等我上姑母家去望望，假使姑母家家庭条件好，我就拿你丢了我家姑母家，可好呀？”双凤说：“哥哥，你速去速回。”侉儿徐达动身。可有姑母？说昏话格。哪里来格姑母？

急急忙来急急奔，烟花弄到面前呈。

何谓烟花弄啊？说好听点叫姑娘行，说难听点叫夜市街。众位，侉儿徐达来到烟花弄，遇到当家格老妈子王妈，“王妈，我来半路上骗到一个体面小姑娘，卖把你家可要呀？”王妈说：“要倒要格，不过你要拿这个小姑娘带了给我们望望，究竟有多好格小伙子，好值多少钱？”侉儿徐达：“王妈，我拿她带得来，你要冒充我家姑母了。”“好格呢。”肇两人商议好了格，侉儿徐达回到招商店，见到双凤。双凤说：“哥哥啊，可曾看见你家姑母？”“啊喂，妹妹

啊，姑母欢喜你了，叫我赶紧拿你带了上她家去咧。”双凤能信他咧，
跟随徐达站起身，烟花弄到面前呈。

双凤来到烟花弄，好有一比，好一比唉两脚不知生死路啊，一脚踏入是非门。一到烟花弄，王妈出来接，

侉儿徐达忙行礼，姑母叫啦两三声。

双凤一想：哥哥叫她姑母，我妹妹应该也要叫她姑母。

双凤走到前间来下拜，万福姑母叫几声。

王妈一看：啊咿喂，黄花闺女，小伙子不错，值钱了，一把搀起：“内侄女，免礼免礼。”肇拿双凤带上绣楼，“内侄女，你蹲楼上休息，姑母我去事体。”王妈来到高厅，见到侉儿徐达：“嗯，小姑娘我欢喜格，你要卖多少钱？”侉儿徐达一想，欢喜啊，狮子大张口：“我要卖三百两银子。”王妈说：“呸，顶多五十两。”肇两人讨价还价，最后一百两成交。这遭侉儿徐达拿了一百两银子站起身。赌钱场上去散散心。再讲双凤来烟花弄，一天，二天，三天，平安无事，到第四天，双凤早上起来，双凤懂礼貌了，每天夜里要休息之前，要请晚安，早上起来，请早安。一大早，双凤来到高厅见到王妈，双凤走到前间忙行礼，姑母早安叫几声。要是以往，王妈看见双凤喊她早安，总要说内侄女啊，你早啊，你早。那天不同，连称：“呸，谁是你的姑母，这里乃是烟花弄，白面饭给你吃得几天，对不起你，今朝到夜，替我打扮打扮，要替我接客，替我寻钱。”双凤听见这一声，躁了三魂少二魂，跟手跌倒地埃尘，只是抛只是滚，只是啼哭泪纷纷，哭一声：“苍天哎，

我双凤终身许配花公子，生是花家人，死了花家做鬼魂，
我是三贞九烈女，决不做花前月下人。”

王妈说：“不肯，打。”肇打双凤五十皮鞭子，打了皮开肉绽，鲜血淋淋，昏死过去，拿冷水对她脸上一浇。人不伤心心不死，冷水激面转还魂。双凤还阳打转，放声痛哭，哭声：“苍天哎，

好马不吃回头草，烈女怎嫁二夫君。
宁可钢刀头上滚，要我接客万不能。”

王妈一听，不好，人人总说生铁硬，双风格心比生铁硬三分，真正拿她逼杀得，格不把一百两银子白白撂啦得？只好欺骗她：“双凤啊，不要哭格，你贞节烈女，我佩服你，不要你接客。”肇慢慢拿她格伤口医好了格。格天王妈对双凤说：“双凤啊，你总不见得天天蹲堂吃饭呢，就是我老八十不说你，姐妹们也要挤嘴了。双凤啊，大事不要做，做啦点小事啊，你不肯接客，果可以打扮打扮，坐了高厅上把大家望望啊？”双凤一想，格望望，又不卖身，“好格好格。”肇替她打扮起来带到高厅，王妈吩咐出去贴告示。告示高头写：“我烟花城金美人银美人，现在又买到格玉美人，比金美人银美人要胜到几分，你们哪来望一望，只要五个铜板。”哪晓扬州这些油头光棍，不在乎五个铜板。这遭跑去一望，啊咿喂，玉美人千娇百媚。

肇一传十，十传百，百传千，千传万。格天早上王妈拿门一开，不好，像发呆，大街上不脱链，小街上像牵线。看玉美人格，无了不了，不晓多少，王妈说：“不对，不对，要排队，要涨价了，五两银子，只准望一歇歇。”啊咿喂，这遭弄大盘篮抬出去，置银子格。王妈嘴呲了像喇叭花，

我烟花弄里该发财，摇钱树栽到我家来。

大众哎，不讲双凤烟花弄里来落难，我们再讲玉霞小姐女千金。

再讲高玉霞小姐，交母亲康氏太太坐船，水路登舟，非止一日，那一天来到斑竹林，将父亲的棺木送到祖坟安葬，栽桑植柏，立过灵牌，母女两个继续坐船。

水路登舟动身走，扬子江到面前呈。

扬子江就是现在格长江，哪晓格一天一条快船追上来，这条快船哪坐格？十样景童郎。我们上回不是说到童郎带打手坐快船啊，齐巧追到这个地方，快船对他大船帮上一靠，小贼童郎哈哈大笑：“高玉霞，高玉霞，你今朝插翅难逃，

我们船舱之中成美事，千中意来万称心。”

高玉霞吓坏了格，对母亲面前一跪：“母亲，今朝逃不掉了格，叫声我格亲娘啊，

我如果交小奸党有了长和短，对不起我格花公子小官人。

女儿不如跳进扬子江中身丧命，保住我格贞节好名声。”

老太太说：“女儿啊，你年纪轻轻不要命，我干大年纪也不要命。”母女两个抱头痛哭，狠狠心肠，舍死忘生就对扬子江里一跳。

将身跳入江心浪，只见波浪不见人。

童郎吩咐：“安童，捞，捞小姐。”到哪里捞得到？扬子江无风三尺浪，大浪滔滔。安童说：“少爷，捞不到，捞不到。”小贼童郎来船上着躁，不好了格，

抢了个体面小姐跳水死，我到嘴格包儿也吃不成。

不讲童郎多着躁，再讲康氏太太交玉霞小姐，跳入扬子江可曾送命？不曾。因为她们袋袋里有离水珠，离水珠是宝贝，离水珠离水格，母女两个嘴不曾碰到水，嘴不曾吃水，人就不曾变落水鬼。两个人可是余在一个地方？不。母女两个余在两个地方，被两处地方人搭救，所以小学生一张嘴难说两句话，巧女难拿两支针。花开两朵，各表一枝。

我们丢下玉霞小姐不表，单讲康氏太太随风乘浪飘啊飘啊。

随风乘浪飘了走，焦山早到面前呈。

浪来一搁，拿康氏太太对沙滩上一搁。事有凑巧，西台御史康文左，奉皇圣旨到镇江放考，放过考，耳闻焦山景色很好，带公差衙役坐船到焦山游玩，离老远望见沙滩上豪光灼灼，倒哪块来格豪光格呀？因为老太太袋袋里离水珠放光。一望，一个老太太睡卧沙滩，拿起来一盘，盘活得格，仔细一望啊，

不是张三并李四，还是我格姐姐一个人。

书要简短，康氏太太交兄弟康文左会面，康文左拿姐姐康氏太太带回京都皇城西台御史府安身，按下不表。

再讲玉霞小姐可有人搭救格？有。京都皇城新科状元，七省巡抚张景春。他坐大大舟船顺流而下，一望，啊喂，一个死尸漂得来，赶紧吩咐水手捞上来，一捞，捞上来一盘，捶捶拍拍就转还魂。张景春说：“你这位小姐，年纪轻轻，为何投河落水，家住何方？姓甚名谁？你告诉本官听听。”小姐听见这一声，双膝跪在船板上，大人叫啦两三声，叫声大人哎：

“你要问我格名和姓，不是无名少姓人。

高山点灯明头大，并底栽花根底深。

家住太原吏部天官府，父亲吏部天官高文贵，母亲康氏正夫人。

我是天官府里格独生女，高玉霞就是我姓名。”

张景春听见这一声，表妹妹叫啦两三声：“表妹，我不是旁人啊？我是你格表兄张景春。”肇表兄、表妹会面了，此一番言语一一细表了。

肇小姐就坐了这个官船上，水路登舟，非止一日。那一天来到了乌龙镇，船对水关码头一靠，高玉霞就对张景春说：“表哥啊，想我的官人花舜卿关在监牢，不晓是生是死，是凶是吉。表哥啊，这块东岳庙东岳菩萨蛮显圣格，我要想到东岳庙求求大老爷，保佑我的官人花舜卿平安无事。”张景春：“表妹啊，你女流之辈，要去烧香，愚兄不放心啊，愚兄陪你一道前往。”高玉霞说：“表兄啊，好倒好格，不过我们两人跑做堆，你男子，我女子，晓得内情格不怪，我们是老表道理不关事；不晓得内情，要瞎说昏话，等到将来交我丈夫来会面，

我浑身长嘴难辩驳，跳了格淮河也洗不清。”

张景春说：“表妹，你怕人说闲话，表兄我这里有一计，你望望我虽然是男子啊，我长得高飘飘，单绡绡，瓜皮薄脸，我来改样，男扮女装，扮做你格姐姐，就没得哪说闲话格。”“唔，表哥啊，好办法，好办法，。”肇张景春拿女子衣裳穿起来，横扮竖扮，就两个巴巴头太大，脚太大，扮不小。高玉霞说：“表兄，不要紧，罗裙放长点，步子放小点。”肇兄妹两个扮做姐妹两人，

带了香烛纸马动身走，东岳庙里去求神。

不讲兄妹两个东岳庙里去烧香，经中另表出场人。再讲到离乌龙镇二十里之遥，有一座乌龙高山，乌龙高山有两个大王，大大王乌黑龙，第二个大王乌黑虎，还有个——

妹妹名叫乌赛花，文武全才女千金。

二大王乌黑虎到各地访朋友，不在乌龙高山。大大王乌黑龙，那一天端坐聚义高厅就想：“呀，我乌黑龙今年二十六岁，也不曾有个压寨夫人，嗯，今朝东岳庙烧香，体面小姐肯定不少，我去抢两个家来做压寨夫人。”大王擐上银鬃马，五十个喽兵紧随身，一到东岳庙，齐巧看见张景春、高玉霞拜菩萨。喽兵说：“大王，格拜菩萨格小姐体面。”“体面？抢抢抢。”玉霞小姐听见抢，晓得不对，抓把香灰对脸上一塌，像照有点黑漆抹塌。

书要简短，乌黑龙拿他们兄妹两个当做姐妹两个，抢到乌龙高山。张景春他是男子，他胆大，

走到前间大大方方忙行礼，大王叫拉两三声。

“大王啊！你拿我们姐妹两个请得来有何贵干？”乌黑龙大王一听：咿喂，这个小姑娘会说话咧，我拿她抢得来，她说我拿她请得来。“小姐，你家住何方？姓甚名谁？”张景春弄喉咙尖起来说话格：“大王，我就住杠不远张家口，我叫张大姐，这个妹子叫张二姐。”大王说：“张大姐，请你们前来非为别事，我开心，交你们姐妹两个成亲。”张景春说：“大王，不要绞七廿三，我妹子张二姐有了丈夫了，有了妹丈了，我张大姐倒还不曾有门当户对，你倒望望我张大姐，可要长了比我妹妹张二姐漂亮点。”大王一望，因为高玉霞有香灰塌得脸上，像照有点黑漆抹塌，张景春是白面书生，又弄白粉一搽，啊，小伙子格外漂亮。乌黑龙说：“张大姐，你脸上格皮肤比你妹妹张二姐白，比你妹妹长了嫩，你妹妹有了妹丈，我不绞七廿三。我开心，交你张大姐成亲，拣日不如撞日，撞日不如当日。丁是丁，卯是卯，今朝拜堂顶顶好；省用吃亏，今朝夜里，我就交你张大姐宿做堆。”

肇吩咐挂灯结彩，热热闹闹，黄昏戌时，张景春就交这个瘟大王拜过天和地，洞房花烛去安身。到洞房之中，张景春一想：不好，瘟大王当真开心，要交我成亲，不好了格。

自从盘古直到今，两个男子怎成亲。

我原本是个男子汉，拿衣裳一脱现原身。

这如何是好？众位，张景春是读书格人，书读得多，花头大，眼睛一鞭，花头来了格：“大王啊，请问你今年几岁了？”大王说：“小姐，我今年二十六岁了。”“哦，甲子，乙丑，丙寅，大王，你属老虎格？”大王说：“小姐，你花甲子怎干熟格呀？”张景春说：“大王，我家姑娘伯伯是瞎先生，我小辰光搀我家姑娘伯伯出去替人算命，我记性好，听啊听，我倒听了有点三脚猫，我不但会看日子哦，还会排八字。我来帮你排排八字，看看日子，今朝日子交你属老虎格，可冲可绞？”肇嘴来下说：“‘建满平收黑，除危定执黄，成开皆可用，闭破不相当’。六冲六克，子午相冲，辰戌相克。唉，大王，不好了格，今朝日子成亲，交你属老虎格冲格。大王啊，

冲克日子成了婚，不死男人要死女人。”

大王说：“哟，不上算，不上算，成亲要死不上算，揆于今朝嘎，明朝日子可好呀？”张景

春说：“大王啊，明朝日子也不好，明朝是红沙日子。大王哎，
红沙日子成了亲，舌根子要烂了血淋淋。”

“啊喂，更加不上算，格后朝日子可好？”张景春就想：如若再说后朝日子不好，这个瘟大王要怀疑格，哪里天天日子总不好？我来骗他咧：“大王，后朝日子好格，后朝是黄道吉日，天赦月德。

黄道吉日成了婚，五男二女显荣华。

不过大王，周堂吉日看不到，后朝日子也有一点点不好，后朝日子有点犯火星格，犯火星日子成亲，望见火要死人失火，犯天火烧。”大王说：“这个不关事啊，成亲格事体么，原不要点火，只要暗摸。”吩咐女兵：“上楼再铺起一张床来，等我交我家新小姐，分床困啦两夜整，到第三夜再并床配为婚。”张景春说：“大王，困了个房间里不好，

困了一个房间里看得清，回头双双要烂眼睛。”

大王一听：“得了？拿眼睛烂啦得得了了？”大王又想了，我要是拿我家新小姐送去跟女兵困，这些女兵大手大脚，蛮七蛮八，床上邋里邋遢，把我家小姐踢坏了不好格。哎，这如何是好？一想，哎，有了，我妹妹乌赛花考究了，床铺香喷喷。“新小姐，我拿你送了去交我家妹妹困两夜可好？”“好格呢。”

一把挽起假小姐手，妹妹绣楼去安身。

一到乌赛花绣楼敲门喽：“妹妹开门哦。”乌赛花说：“哪一个？”乌黑龙说：“妹妹啊，哥哥格声音总听不出来，你家大哥。”“哎，哥哥么，夜半深更，有事明朝来。”乌黑龙说：“妹子哎，没得要紧事体就喊你开门嘎？快点快点。”乌赛花一听，哥哥要叫开门，绷帐起来，拿门一开，乌黑龙拿张景春带进去：“妹妹啊，我今朝娶了新嫂嫂了。”乌赛花说：“哥哥，我倒不是说你咧，你寻嫂嫂总不告诉我妹妹。”乌黑龙说：“妹妹哎，打你招呼，不曾来得及告诉你，山下格王奶奶帮做媒人格，早起说媒晚下成，黄昏戌时就拿你格嫂嫂娶过门，哪晓你家新嫂嫂花甲子透熟，会排八字看日子，说今朝日子冲格，明朝日子绞格，所以格，拿新嫂嫂送得来，交你妹妹困啦两夜整，第三夜再交我哥哥配为婚。妹妹啊，你望望你家新嫂嫂，小伙子生了怎么样？”乌赛花一望：“啊喂，哥哥啊，你格艳福不小啊，嫂嫂小伙子多好哦，不要讲哥哥望望合适，我妹妹望望倒也眼热起来格。”

张景春听见这一声啊，暗里笑了肚里疼。

乌黑龙走了格，乌赛花拿门一关一拴休息。张景春一想不好哇，头一夜交人家黄花闺女困作堆，岂不难为情，衣裳总不曾好意思脱，就脱拉一双鞋子，连袜子棉袍子棉裤，对乌赛花脚头里床拿起来一蹙，一困困到半夜里，花头经来了格，浑身抖像筛酒，肩头一扛，浑身像筛糠，拿床倒抖摇起来格，拿乌赛花抖醒了格。乌赛花来过头叫起来格：“新嫂嫂喂，你来那一头抖什么呀？”张景春说：“妹妹啊，我胆小呢，你屋子里格老鼠大了，索落索落我半条命总吓啦得格。”乌赛花说：“新嫂嫂，你格胆怎干小格哟？”张景春说：“妹子啊，我不好意思告诉你，我往常来家格辰光，总交我家母亲困做头，我母亲总拿我捧了怀里带我格。”乌赛花说：“怪不到咧。嫂嫂，爬我这头来，我妹子也好来带你格。”“不，我不。”“不拉倒，怕动颤，等我爬你过头去。”乌赛花爬他过头去格。“嫂嫂，怎冒风格呀？”“我哪晓得？”“哎，嫂嫂，你娇生惯养，被总不会折，我来帮你折被。”肇帮他折被，“啊呀，嫂嫂，你怎拿棉袍子、棉裤连身上困觉格呀？”“啊呀，妹妹嘛，我沿小就欢喜连衣裳困觉。”“呸，嫂嫂，你连衣裳困觉不关事啊，要拿我妹子冻伤风了格，脱啦得。”“我不脱。”“脱啦得。”“我不脱。”“你怕动颤，我来帮你脱。”“我不脱格，我不脱。”衣裳裤子一脱，呀，

原来是个西贝货，不是小姐女千金。

乌赛花发躁，走床上对下一跳，拿一张钢刀，对张景春颈脖子一横：“请你格冤家吃

刀。”张景春：“小姐慢点慌，慢点慌，等我说啦两句你再杀，可好呀？”乌赛花说：“你说。”张景春说：“小姐哇，我问问你看，你拿我杀啦得，你说我是男子还是女子？”乌赛花说：“你格野男子。”张景春哈啦一笑：“小姐，你这样子一说，你肇人家总把不掉了格，等到人家三三两两要议论，总说你家哥哥乌黑龙，

萝卜花眼睛看不清，相了格男人当女人。

硬抢家来交妹妹去成亲，就将野汉丧残生。

三三两两传出去哦，坏你格小姐好名声。”

乌赛花发躁，刀对下一撂，“害人害人了，杀又杀不得，留又留不得，你究竟可是叫张大姐呀？你来害我呀？”张景春说：“小姐，我当真叫张大姐咧？叫张大姐骗你家哥哥格，我是新科状元，七省巡按张景春。”乌赛花说：“呸，你是堂堂的当朝巡按大人，怎思量到行涯，男扮女装，你拿我名誉坏啦得，你对我怎说？”张景春说：“小姐，不必担心，等我巡访七省期满，我回转京都皇城，当皇天子保一本啊，明媒正娶拿你小姐娶过门。”乌赛花一听欢喜了，乌赛花就想了：我是女大王，他是堂堂的巡按大人，我女大王配到一个做大官格，要算高攀了，

走到前间忙行礼，官人叫啦两三声。

吩咐女兵上楼，往常哥哥叫我替他收衣裳，折得箱子里不曾拿走咧，捡嘎一套顶新顶好格男子衣裳，拿来帮我家官人换起来。张景春拿男子衣裳一穿啊，格外英俊潇洒，肇办起酒来，小夫妻两个对坐饮酒，正派了，并不是偷鸡摸狗，小夫妻饮酒，

吟诗作对到天明亮，不曾解带脱衣襟。

一到第二天东方才放毫，乌黑龙就对妹妹绣楼跑，一头跑一头叫：“妹妹、新嫂嫂，好起来了哇，大天巴拉亮。”拿房门一推对里一望，乌黑龙躁了心直荡，看见妹妹交一个少年公子来下吃酒，一谈头一掀，越谈越起劲。“妹妹，你绞七廿三，十八岁你蹲家开后门。”乌赛花一把背住乌黑龙格领宗：“哥哥，还怪我开后门，依我性子，弄你两个送死耳刮子，你倒望望看，这就是你昨夜抢家来格害人坑嫂嫂！”乌黑龙仔细一望，上了个大当，不好了格，抢了个体面小姐，一夜之间变做个男子汉，我陪啦一个妹妹可伤心？张景春开他格心，

走到前间忙行礼，舅兄叫啦两三声。

乌黑龙听见这一声，恨不得气死又还魂。

只好揉揉肚皮算晦气，硬住头皮不作声。

再讲张景春对乌赛花说：“小姐哇，我没得功夫陪你，我要巡访七省，我有公务在身，我拿妹妹玉霞留在你绣楼上，我妹子玉霞已经有了丈夫，是天官府公子花舜卿，如果妹妹来你山上有三长两短，我对你不客气。”乌赛花说：“官人，你放心。”肇张景春辞别乌赛花，辞别妹妹高玉霞，巡访七省不表。

再讲玉霞小姐来乌龙高山，和乌赛花讲了投机。

结拜干姐妹人两个，胜如同胞一母生。

不讲高玉霞小姐来乌龙高山有了安身处，再讲三关总兵鲍青在全国各地访朋友，格天走到乌龙高山，和大大王乌黑龙打起来，打打打打，打起交情来，结拜干弟兄，鲍青做鲍大哥，乌黑龙做兄弟。鲍青说：“兄弟，你在高山招兵买马，积草囤粮，愚兄全国各地还要联络朋友，联络英雄好汉，将来好为我的义父伸冤报仇。”肇鲍青辞别乌黑龙，

经中言语省一省，赶到扬州一座城。

一走走到大街上，看见黑脸大汉拿双凤驮了肩头上，双凤喊地方救命。众位，这位黑脸大汉究竟是哪一位？书中暗表，是乌龙山二大王乌黑虎。乌黑虎走扬州城经过，看见烟花弄玉美人双凤生了千娇百媚，就用一千两银子硬是拿双凤买下来，要准备拿双凤驮上乌龙高

山，送把哥哥乌黑龙做嫂嫂。哪晓倒被鲍青看见格，鲍青认得双凤格，怎认得格？来落秋亭上救过她命格，是他格弟媳妇。所以鲍青对大街上一站：“呸！你格歹徒，胆倒不小，光天化日，朗朗乾坤，竟敢强抢小姐，今朝识点相，

速将小姐来放下，一笔勾销莫谈论。

若言半字来不肯，把你送进枉死城。”

众位，乌黑虎是高山强盗，野惯了格，他哪买鲍青账，跟手拿双凤对下一放，吩咐喽兵看住得。乌黑虎手膀子一捋，交鲍青打起来格，两人总是用捣拳对打，小红拳打到大红拳，大红拳打到百零八套金刚拳。

鲍青越打越有力，乌黑虎久战少精神。

乌黑虎一想不得了，我打不过这个大块头，这这这，如何是好？哪晓乌黑虎急难之中，想起个呆主意起来格。乌黑龙一想：嗯，我往常打不过人家，我总有个绝招，我只要拿腰弯下来，弄我格头钻到这个大块头胯下，我拿起来一拱，拿他拱滚下来，我就赢格。乌黑虎主意已定，拿腰对下一弯，头对前要攻。鲍青一看，你格冤家用格黑狗钻裆，你当我不识得，罢了，我不如来一个将计就计。鲍青有意拿腿馒头张张大，等好咧引他来。乌黑虎呆头犊脑，不知是计，以为有机可乘，正好看到鲍青腿馒头绷开来格，腰弯下来拿头对前一攻，说时迟那时快，鲍青两个腿馒头张张劲一夹，拿乌黑虎颈脖子夹住得，你只要想皮总夹破啦得。乌黑虎被夹得像鬼叫：“不好了格，我气总伸不出来了格。”鲍青背住他格腰带对前一拱，嘭叮咚，乌黑虎脸面朝天对下一困，鲍青一个箭步冲上去，拿脚对乌黑虎心口头一踹。乌黑虎嘴硬死了：“你打你打，你拿我乌黑虎来打死，

等到我格大哥乌黑龙来晓得，定要为我把冤伸。”

鲍青听见这一声，

一把将乌黑虎来扯起，兄弟叫啦两三声。

乌黑虎说：“呸！我又不认得你，你又不认得我，腾空怎叫我兄弟格？”鲍青说：“兄弟啊，吾非别人，三关总兵鲍青是也。我在乌龙高山交你大哥哥乌黑龙拜过弟兄，你家哥哥是我格兄弟，你不是我格小兄弟？”“啊呀，原来是鲍大哥。”鲍大哥鲍青说：“兄弟，这位小姐不是旁人，是我的义弟花舜卿的二夫人双凤。兄弟啊，也要请你驮，驮上乌龙高山。”乌黑虎说：“鲍大哥，难为情，难为情，早先驮嫂嫂，倒也马马虎虎，现在叫我驮弟媳妇，更加难为情。”双凤一望：“啊哟，鲍大哥啊，你看，格眼睛矇啊矇，跑起来咚啊咚格老朋友不是旁人，就是俺儿徐达。”鲍青一听，“你格徐达，你要做卖人头了，我来请你。”板斧举起来，走他头顶心对下一砍，啪嚓，两半个一样大，五肺六脏对开一荡，不歪不欠，像杀猪匠开片。鲍青背过半格一揷，拿格肚肠倒呼撂出去格。哪晓扬州大街上有个老朋友顶欢喜看稀奇，脚踮起来，颈脖子伸多长，头愕得杠看，不曾在意肚肠对颈脖子一套，鬼毛病总吓出来格。

老朋友吓作抖擞病，格了格了转家门。

再讲鲍青、乌黑虎将双凤带上乌龙高山，见到了高玉霞小姐，双凤梅香搂头一把拿高玉霞小姐紧紧来抱住，悲喜交集泪纷纷，叫声我格小姐喂：

“总以为我们主仆两个今生难会面，哪晓得枯木又逢春。”

玉霞小姐说：“梅香妹妹哎，我们主仆两个今朝倒能够来相会，不晓我们格花公子死和生，可怜了，

假使我们格花公子有了长和短，我主仆两个终身靠何人。”

鲍青说：“弟妹不必悲泪，你们哭就哭到花公子？我这里派人去探信。”派飞毛腿到太原府探信。书要简短，飞毛腿探信打转，单腿点地，对鲍青面前一跪：“鲍大哥，大事不好，

花公子关在监牢中，六十天格杀罪不容情。”

乌黑龙说：“鲍大哥，不要紧，我们山上喽兵多得很，点起三千喽兵，杀进太原府，搭救花公子。”乌赛花说：“哥哥，你总做冲胖头事体，上回抢嫂嫂，抢一个大男人家来害我格，这回子干多兵马去打草惊蛇，我们兵马不曾到，消息传到太原府，提前拿花公子背起来一杀，大家只好急得跺脚。最好不动声色，挑选一百二十个顶好本事格，乔装改扮，扮做三十六行混进太原府，如果花公子到了斩期，我们大劫法场，如果不曾到斩期，反监劫狱。”“妹妹，好办法，好办法。”肇鲍青派飞毛腿到二龙高山，拿搬动山、抬动城、风里来、浪里去、墙上走、壁上飞统统找得来，两座高山挑选一百二十个大块头，总是好本事，扮做三十六行，鲍青亲自率领。

众位英雄动身走，直奔太原一座城。

不讲众英雄直奔太原府，再讲到花公子那一天到了斩期，牢头禁子拿他带到法场，对将军柱子高头一捆，头发打开来，对将军柱子上一绕，

监斩官，坐法场，威风凛凛，

刽子手，拖钢刀，只等时辰。

催命鼓敲了咚咚响，落魂炮放了不绝声。

来兴安童弄篮子，背点酒背点菜还背点饭到了格，说：“少爷，我送最后一次监饭，你要吃饱，好上路。”花公子眼泪千双下：“来兴啊，我一口总吃不下。来兴，我有桩要紧事体托付你，我法场过刀之后，你务必到全国各地，要找到我的高玉霞小姐交双凤梅香，你要劝她们主仆两个再婚改嫁，配到一个好丈夫，我来九泉之下也安心。”来兴说：“少爷，你格心怎干好格？你自己快要法场过刀，你不考虑你自己，你还考虑旁人。少爷，老实告诉你，你法场过刀，我来兴也不要命了。叫声少爷：

我们阳日三间是主仆人两个，到阴司地府也要服侍你当身。”

花公子深受感动：“来兴啊，难得你一片忠心，你虽然是我格书童，我从来不曾拿你当书童看。来兴，从今以后，

我们不是主仆人两个，我们是弟兄俩相称。”

来兴听见这一声，一把将花公子来抱住：“亲哥哥，我们弟兄道理，不求同生，但求同死。”你要是想背总背不开来。

不讲主仆两个难舍难分，再讲鲍青带领众位英雄，扮做三十六行，经中言语省一省，众位英雄混进城。

不讲众英雄已经混进太原府，再讲法场落魂炮放了不绝声。

刽子手鬼头大刀举起来格，正在千钧一发之际，众英雄到了格。乌黑龙最快，一阵风，对法场当中一攻，“咔”起来一刀，刽子手头对下一抛，看法场这些老朋友眼睛倒看花了格：“喂，新闻新闻，

今朝刽子手杀人不在行，反而一刀忙了自家格枣木榔。”

鲍青冲上去，拿花公子绑绳解开，对肩头上一驮，乌黑龙拿来兴对肩头上一驮，乌赛花手执青锋剑前面开路。众英雄奋起神威各执刀枪剑戟，

杀开一条血路往前奔，打出太原一座城。

众英雄将花公子、来兴主仆两个救出太原府，好有一比：打开玉笼飞彩凤，开脱金锁走蛟龙。

急急忙来急急奔，乌龙高山面前呈。

一到乌龙山，花公子交高玉霞、双凤，

夫妻三个来相会，好比枯木又逢春。

是有许多离别恩爱之言不一一细表，再讲鲍青拿二龙高山兵马也带到乌龙山，这遭拿

起来一点，总共十二万兵马。鲍青一想：我有十二万兵马，我要反进京都皇城，为我义父大人伸冤报仇。鲍青自称大元帅，择过吉日，乌龙高山发鼓三通，放炮三声，狼烟炮噶楞登道，顿升三个狼烟炮，十二万兵马早动身。一路之上，过关斩将犹如破竹，那一天打到皇城，将皇城团团围困。

那一天万岁端坐八宝金殿，对文武百官说：“众位爱卿，不得了，现在鲍青造反，兵困皇城，哪一位爱卿代孤家领兵带将，

能够将反叛的兵马来打退，官上加职重封赠。”

哪晓问到文官不答应，问到武将不作声。三百文二百武，个个泥塑木雕人。正在为难之时，三位大人到了格，哪三位大人？西台御史康文左、兵部尚书谢兵、新科状元——七省巡按张景春，三位大人跪下来：“万岁，少要担心，休要害怕，据臣等所知，鲍青造反不是为了你格皇位，要为国除奸，为民除害，为忠臣伸冤报仇。老贼童四海今朝不曾上金殿，我们才敢说他咧，这个老贼私通边邦外国坑害忠良，不相信，到他家中搜查搜查。”万岁一听，果然相信，吩咐兵部尚书谢兵，带兵搜查宰相府。一搜，传国玉玺、龙袍龙套，交外国私通格书信总搜出来。万岁一看，铁证如山，颁旨将老奸党满家捉得来，打入天牢遭难，将老贼童四海五花大绑交把谢兵，谢兵拿老贼童四海送到鲍青的营盘。鲍青一想：我们目的达到了格，奸党被捉住得格，万岁有悔改之意，他是君，我们是臣，我们理应上殿请罪。一到第二天天明已亮，

凤阁龙廷九重霄，当今皇皇坐早朝。

鲍青率领众位英雄，二十四拜俯伏金阶，口称万岁万岁万万岁：“罪臣鲍青见驾请罪。”圣天子步下龙廷，玉手相搀，口称：“鲍爱卿，鲍爱卿，你何罪之有？你杀妻斩子为主伸冤，为国除奸，为民除害，为忠臣伸冤报仇，你功高一等，孤家封你一封——

鲍爱卿前来听封赠，忠孝王之职你当身。

你妻子、儿子死了可怜，死后追封——

鲍青妻子邵氏追封赠，仁义夫人她当身。

鲍青格孩儿追封赠，孝子太保受皇恩。”

万岁又想了：鲍青杀妻斩子，孤苦伶仃，孤家还有一个宝莲公主，不曾招驸马咧，

鲍青再来加封赠，东床驸马你当身。

又拿花舜卿召到金殿，封做绿袍亚相。

花公子启奏万岁：“我还有两个好小姐，一个高玉霞，一个双凤。”万岁再拿高玉霞、双凤召到金殿：

“玉霞小姐听封赠，绿袍亚相正夫人。

双凤梅香听封赠，绿袍亚相二夫人。”

花公子启奏万岁，我还有一个好安童来兴，怎样怎样忠心。万岁一听深受感动，真可称义仆，拿来兴召到金殿，

义仆来兴前来听封赠，南京制台你当身。

张景春启奏：“我也有好小姐了，乌龙山女大王乌赛花。”于是又把乌赛花传到金殿，

乌赛花小姐听封赠，忠勇夫人你当身。

鲍青启奏万岁：“我还有结拜几个好兄弟，乌黑龙、乌黑虎，还有众英雄。”万岁一听，把众英雄召到金殿，

乌黑龙前来听封赠，陆军都督你当身。

乌黑虎前来听封赠，水军都督你当身。

搬动山、抬动城、风里来、浪里去、墙上走、壁上飞，

众位英雄听封赠，个个都是仗义人。

又拿高玉霞母亲康氏太太传到金殿，封做一品太夫人。

又派鲍青带三千兵马，到太原府拿狗官张奎一杀，拿小奸党童郎、二爷子张保、鬼头杨邵能、一胞胎、胎里坏、呆犊头、鞋犊脚、两犊腿统统杀得变鬼。金莲小姐一想：不得了了格，我指望跟了宰相家公子，将来大富大贵，哪晓倒被满门抄斩，我哪好意思交我干妹妹高玉霞会面。金莲小姐想想总难为情，悬梁高挂丧残生。

鲍青又到坟堂之中，拿老管家高宏带上八宝金殿。万岁一想：高宏倒是忠心耿耿的人啊。

高宏前来听封赠，太原知府你当身。

再拿老奸党京都皇城一家门，也满门抄斩。万岁吩咐工部发下帑银，到河南省卫辉县花家寨，造起忠孝侯王府、绿袍亚相府、南京制台府。鲍青、花公子、来兴回家荣宗祭祖。

鲍青跟公主娘娘成婚配对，花公子交高玉霞、双凤拜堂成亲。拜堂格天子弄彩球挂在高厅上拜堂格，后来夫妻恩爱，帮皇定国，生男育女。后来有风流才子，自在臣相，就拿三关总兵鲍青，如何杀妻斩子，为主伸冤、为国除奸、为民除害、为忠臣伸冤报仇；花公子如何含冤入狱；来兴安童如何忠于主人；高玉霞、双凤如何贞节烈女；老奸党如何坑害忠良，私通边邦外国；小奸党如何好色之徒，这些情节，苦中之苦，难中之难，写出一部忠孝宝卷，

取名叫做《彩云球》，万古流传到如今。

经到头来卷到梢，大众和佛有功劳。

张东海 讲录
姚富培 整理

